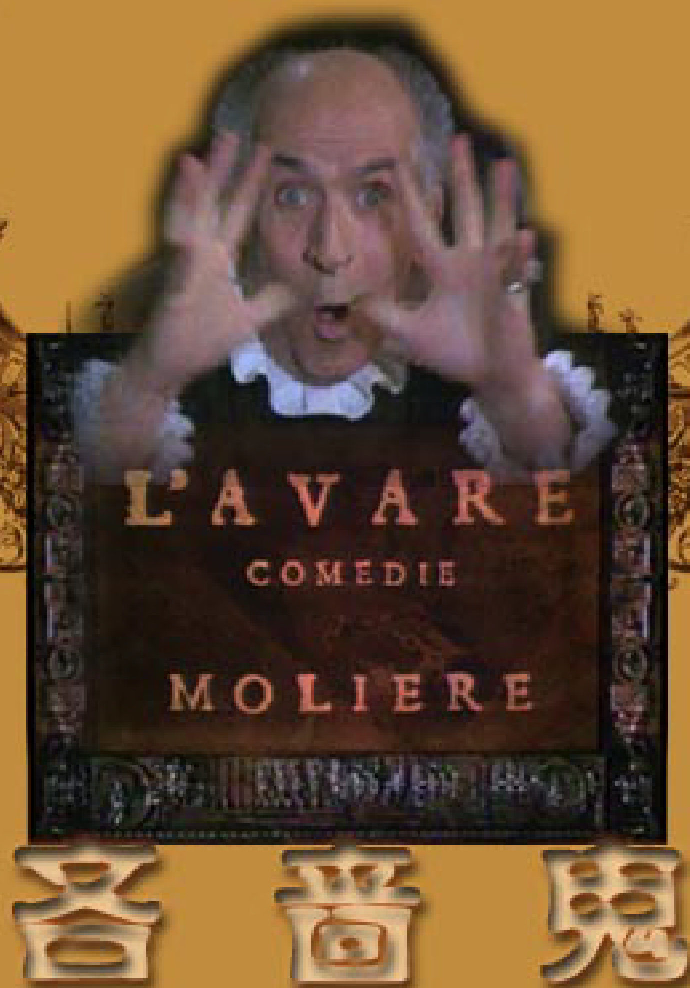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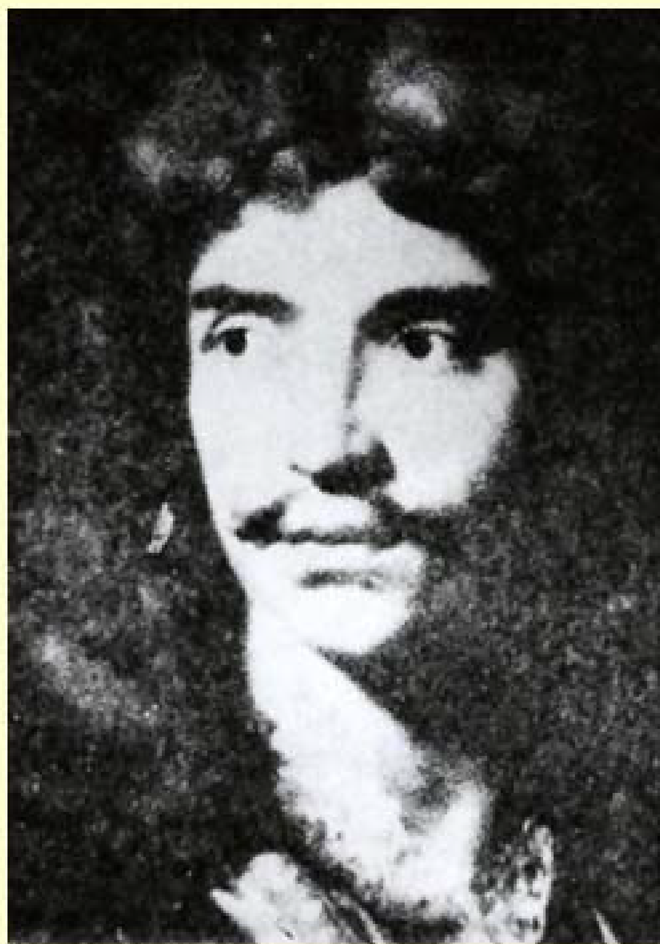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吝啬鬼

［法国］ 莫里哀



吝啬鬼

〔法〕莫里哀　著

杨　路　译

前　言

莫里哀(1622—1673)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其原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他父亲经商用钱买得“国王侍从”身份，希望莫里哀能继承父业或作律师，但莫里哀自幼喜爱戏剧，参与剧团演出并于一六五二年创作剧本，不仅成为一个出色的戏剧活动家，而且成为著名的喜剧创作家。

作为一名闻名于世的喜剧作家，莫里哀创作了许多出色的喜剧作品，如《伪君子》、《唐璜》等，而《吝啬鬼》同样堪称其力作之一。

《吝啬鬼》又译为《悭吝人》，是五幕散文喜剧，被看作是与《伪君子》齐名的杰作。它的情节脱胎于古罗马喜剧作家普劳图斯的《一坛黄金》。主人公阿巴贡是个高利贷商人，他贪婪吝啬，爱财如命，与他儿女之间矛盾重重。为了节省开销，他要女儿许配给年已半百的老头，要儿子娶一个寡妇，自己则要不花分文将年轻美貌的姑娘娶过家门，而这姑娘恰是儿子的情人，因而父子反目。阿巴贡是莫里哀笔下的一个典型性格和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爱钱胜过荣誉、美德甚至爱情。为了攒钱，他吝啬到极点。金钱于他比命根子还重要。谁向他伸手要钱他就会浑身抽搐，钱箱被偷如同将他的魂魄勾走一样。阿巴贡这一形象表现了一个早期资产阶级剥削者的特色，贪财和敛财的冲动在他身上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与之相应，在西方话语系统中，阿巴贡就成了“吝啬鬼”、“守财奴”的代名词。

另外，阿巴贡与他儿女之间在婚姻与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反映了金钱贪欲如何泯灭了亲子之爱，破坏了家庭内部的天伦之乐，破坏了青年人的爱情与幸福。在欧洲文学史上，这部喜剧可

以说是最早揭露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金钱如何破坏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作品之一。而且此部喜剧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创作,体现了莫里哀的民间喜剧艺术风格,读来不仅琅琅上口,而且掩卷亦可启人深思,余味无穷。

一九九九年一月

人物表

阿巴贡①	克莱昂特和艾丽丝的父亲、玛利雅的求婚者。
克莱昂特②	阿巴贡的儿子、玛利雅的情夫。
艾丽丝	阿巴贡的女儿、法赖尔的情人。
法赖尔③	昂色尔迈的儿子、艾丽丝的情人。
玛利雅	克莱昂特的情人、阿巴贡的求婚对象。
昂色尔迈	法赖尔和玛利雅的父亲。
福罗希娜	老鸨。
西蒙老板	掮客。
雅克师傅	阿巴贡的厨师和马车夫。
阿箭④	克莱昂特的差人。
克罗德妈妈	阿巴贡的女佣人。
荞麦秆儿⑤ 干鳕鱼⑥	阿巴贡的跟班人员。

警务人员和他的见习生。

地点　巴黎⑦　⑦　⑤

① “阿巴贡”：此名称最早见于意大利十六世纪格罗特（1514—1585）的《艾米莉雅》，其中的一个角色叫“阿巴苟”，意同钩与贼，是个吝啬鬼。

② 克莱昂特：他是个主债人，应年届二十五岁，因为据当时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年纪是二十五岁。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起，法律规定成年为二十一岁。

③ 通过第五幕第五场可知，他的年龄为二十三岁。

④ ⑤⑥在当时，佣人的名字常以花草、地名与杂物等命名，以取代其真实姓名。

⑤ 由第三幕第一场可知，当时正卖栗子；由同幕第七场可知，时令水果还有橘子与柠檬，而且可以在花园散步，天气应正值晴朗的秋季。第三幕中写的“集”，是指圣·劳朗集，由六月二十八日始到九月三十日结束。《吝啬鬼》上演日期为九月九日，故由上可知剧中季节是九月中旬。

第一幕

第一场

法赖尔，艾丽丝。

法赖尔　出什么事了？我的艾丽丝，你那善良的心。既然同意与我结婚，现在怎么不高兴了？我心里正兴奋不已，唉！你怎么又皱着眉头。告诉我，是否你不想把你的心给我？或者是你见我对你的一片痴情，当时心中不忍，才答应了婚约，现在又后悔起来呢？

艾丽丝　不，不，法赖尔，我决不懊悔为你做任何事，我觉着有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即便是不想这么做，但我已经不由自主了。我实话对你说，当我想到爱你会有什么下场时，心里总是难以坦然面对这样的结局，担心过分地爱你，会不合我的身份。

法赖尔　天啊！艾丽丝，你既然真心爱我，那我们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艾丽丝　上帝呀！父亲无休止地发脾气，周围人的怪责、大家都拿你当叛逆一样对待，这些都让我担心得要命；法赖尔，你知道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吗？是怕你过后不再爱我，对我会变得冷漠；女人的一颗红心，当表现得过于热情时，你们这些男人往往不懂得珍惜。

法赖尔　天哪！你千万不能拿我和别人比，这样我会觉着很委屈。怀疑我哪方面都行，艾丽丝，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怀疑我会负心。我做不出那种事的，因为我觉着现在无法和你分

舍，我想，是我太喜欢你的缘故。我对你的爱将伴我终生。

艾丽丝　天哪！法赖尔，这一套我听得多了。比谁说得都好，每个男人都会专拣好听的对你说，但真正做起事来，有的人恐怕就不行了。

法赖尔　既然你说只有做了以后，我们男人才露出本来面目，那你最低限度要等到我做过后，看我做的好坏，到那时你再说我才对。可不能由于无凭无据的猜测，就乱下结论，为自己增加忧愁，给我编造罪行。我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能疑神疑鬼，那样会使我寝食不安、万分难过的。等时间长了，你就会看到我是怎么做的，到那时，你会知道我是一片真心的。

艾丽丝　唉！为什么一个人总容易被自己所爱的人征服呢？不错，法赖尔，我完全信任你，相信你是真心的爱我，永不改变的；对此我也不再怀疑了，我所担心的是自己会被周围的人纷纷指责，这才是我现在真正的烦恼。

法赖尔　不，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忧虑呢？

艾丽丝　要是每个人就像我那样看你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使我担惊受怕的呢？我正是对你本人有深刻的了解，才答应嫁给你。你的全部人格与品质，再加上上天赐予我对你抱着报答深恩的心情，是这些促使我爱你。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危险情景，我仍牢记在心。当你跳进变幻莫测的涡流中，不顾一切地奋身救我时，要是有人在场，肯定会被你这大义凛然的牺牲勇气所折服。你把我从死神之海中救出来之后，关怀备至、体贴周到，后来你又捧出一份你的爱心给我，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我，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时间短一点，也许还可以，但是时间一长，一些麻烦就会接踵而至，让你承受不了，可是你却一如既往，不仅没有向麻烦低头，反而把父母和祖国置之脑后，在此长呆下来；更令我感动的是，你因我之故，隐姓埋名，同时又为了和我多接触，你竟然背

着下人的名义之辱做我父亲的随从。这点点滴滴对我来讲是有生之中第一次享受到，我也常为此念念不忘，感动至泣；所以，就凭这一点，我就说服自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你；但倘若从他人的眼光来看，也许这些理由并不值得一提，所以我顾虑的是，在这件事上，我和他们的观点也许会发生分歧。

法赖尔　你说了这么多，在我看来，惟有我对你真挚的爱情才值得你念念不忘，永藏心头。只要人们了解一下你父亲的行迹，他们就会理解你此刻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心情了。他对任何事情斤斤计较，连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如此薄情寡义，不发生怪事才见怪呢，艾丽丝，我非常抱歉在你的面前数落你的父亲。可是，你也了解，一旦话题触及到他，我就不可能说他的好话。但话也不能说过头，倘若我能如愿地寻回我的亲生父母，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父母亲就会赞成我俩的事。我已经等不及了，如果还是杳无音信的话，我真想自个儿去找回他们了。

艾丽丝　噢！法赖尔，求求你千万别扔下我一个人不管；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想些法儿让我爸爸喜欢上你。

法赖尔　为使你爸爸喜欢上我，我做出了种种努力：绞尽脑汁地扮演哈巴狗为的是能在他的耳边谋个职位；假心假意地认为自己和他趣味一致、想法不谋而合，为的是能让他喜欢上我；我为了能让他亲信于我，天天充当各种角色，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在讨人喜欢这方面，我的成就是不可谓小的。依据我切身的体验，要使自己被他人亲信，最佳的妙方在于你必须在他们的眼前说你和他们趣味相投，说你为他们的言行所折服，说他们的缺点是如何值得人模仿，说他们的待人处事是如何的伟大。你根本不必担心溜须拍马做过了头，虽然明眼人能一眼看穿你巴结人的把戏，但是任何人，包括最有心计的人都抵挡不住被人赞美的诱惑。他们会

对你大力吹捧、大加赞赏却将十分荒诞可笑的怪事信以为真。虽然我做这种巴结人的事不利于自己的忠实性，但是想从人家那里得到好处，低声下气是不足为怪的。可见，人要受他人信任必须丧失自己的本分，该责怪的不应该是那些溜须拍马的人，而应该是那些爱好于被溜须拍马的人。

艾丽丝　然而我不理解的是，你为何不串联我的哥哥呢？倘若那女佣人临时改变想法，把我们的私情捅出来，岂不惨了，毕竟多一个人帮忙不是一件坏事。

法赖尔　但是，对我来说，要想一方面迎合你父亲的个性，一方面迎合你哥哥的个性，做到万无一失、全面照顾却是极其困难的，我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因为要想同时成为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的亲信并非说做就能做到的。但是，从你的角度讲，何不充分利用你与他兄妹之情的关系多在他眼前美言几句，使他的立场与我们一致呢？他走过来了，我必须马上离开。你最好趁此良机多与他套近乎。要是时机适宜，把我们俩的事透露给他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艾丽丝　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胆量把我们俩的事向他明言。

第 二 场

克莱昂特，艾丽丝。

克莱昂特　啊，妹妹，见到你独自一人在此处，我是多么开心啊，为哥的正好有心事向你诉说，与你商谈商谈呢。

艾丽丝　是吗？哥哥，我向来对你的话是乐于倾听的，你想与我商谈什么呢？

克莱昂特　说来话长呢，但是一言以蔽之是，妹妹，你知道吗？我正沐浴在爱河中呢！

艾丽丝　什么，你在与人相爱？

克莱昂特　就是这个意思，我正与人相爱着呢！但我们暂先不谈此事。我明白，身为一个儿子，我脱离不了爸爸，凡事也必须听从他。我们不应该违背他们父母大人的意愿私订终身，因为老天生来就指定由他们来主持我们的终身大事，倘若没有他们的承诺，我们不该轻举妄动；因为和我们相比，他们是过来人，不为儿女私情所缠绕，凡事都看得清清楚楚，因而也不会轻易受骗上当。而年轻人则相反，感情用事，一激动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应该听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不是粗心大意、感情用事、执意孤行。好妹妹，为了省得你劝我而多磨嘴皮，我干脆一古脑儿地对你说白了吧，如今的我已经痴情到不可自救的地步了，好话坏话我一概不听，所以你就不必再费心思劝谏我了。

艾丽丝　哥哥，你是否已经和你的相好私订终身了？

克莱昂特　至今还没有，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这样做，因而我再次恳求你，你无论如何不要叫我打消这个念头。

艾丽丝　哥哥，难道在你眼中，我是一个不善解人意的人吗？

克莱昂特　噢，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妹妹。目前的症结在于你还没有恋爱过，所以你根本不可能体验到那种牵在恋人之间的爱情力量。况且，我担心你对我叙说一大堆如何做人的演讲。

艾丽丝　哎！哥哥，你就不要再向我提起如何做人的大道理了。这人间，我敢肯定，并不是人人都能时刻把持住自己的，至少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次是把持不住自己的。现在你要是听听我的心事，我的烦恼，你就不会认为自己在做叛逆之事了。

克莱昂特　啊！是吗？愿苍天保佑你我同指一件事，那就是，你也在谈……

艾丽丝　不着急，先听听你的心事。跟我说吧，谁是你的情人。

克莱昂特　在我们居住地周围，有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

搬来这儿不长，但人却长得十分标致，人见人爱。妹妹，你知道吗，在我眼中，这世界上的人就她最扣人心弦，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被她勾走了魂儿。她的名字叫玛利雅，与母亲相依为命，但这位老太太隔三差五地闹病，身体很不好，可这位女子却十分惹人喜爱，她对母亲的孝顺你肯定是想像不出的。她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位老太太，她的真诚令许多人感动至泣，而且她待人处事又是如此之可爱，相信这世上就数她第一了。从她的言行中就可以体现出她的不寻常。她是如此的温柔体贴，如此的情真意切，如此的落落大方……啊！总之，妹妹，你见了她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了。

艾丽丝　哥哥，听着你的描述，我仿佛见了她真人一样清晰亲切。光不说别的，就依据你爱恋她的程度，我就知道她的为人处世了。

克莱昂特　我暗中调查了一下她们的经济情况，发现并不十分宽裕，虽然他们节衣省食，但还是手中拮据，时而发生经济危机。妹妹，你体验一下，人一旦喜欢上了某人，最开心的莫过于为她雪中送炭，解决她们的经济问题；最开心的莫过于为这种循规蹈矩的人家出一份力，帮助她们负担生活的必要开支却又让人不觉得是在施舍她们。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父亲却是十分小气，且不说我不能从帮助她们解决经济问题中分享这种快乐，我甚至连对我喜欢的人表达一下爱意的机会也没有，你想想这档子事，就知道我是多么沮丧了。

艾丽丝　哥哥，我确实十分理解你由此产生的痛苦。

克莱昂特　啊！妹妹，你根本想像不出我目前痛苦的程度。因为说穿了就是一句话，都是他一个人，要我们省吃俭用，使得我们拮据得不能高昂着头，谁还会如此铁石心肠？在人生之青春时光没钱可供支配，而到了人生之衰老时刻却腰缠万贯，到时对我们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更为可气的是，我为了

应付日常开支而被迫四处借债;我和你一样,为了使自己穿得体面一点而不得不向买卖人求援;腰缠万贯对我们而言还有多大的意义呢?说来说去,我找你商谈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你替我先探一探爸爸对我这件事的口风。倘若他反对我的想法,我就下定决心以四海为家,和这位女子私奔。如今我正在为这个计划的正常执行而四处筹集资金呢。妹妹,要是你刚才想跟我说的烦恼与我的类似,既然爸爸成心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我们何不离他而去,省得再受他那没完没了小气的做法,他把我们压抑得够长的了,何不借此逃脱他的摆布呢?

艾丽丝　你说的千真万确,他每天的言行更令我们怀念我们那早逝的母亲……

克莱昂特　这不,说来就来,他的声音朝这边飘过来,我们先避开一下说完此话,然后再齐心协力地来软化他的狠心。

第 三 场

阿巴贡,阿箭。

阿巴贡　你给我立刻滚出去,不准顶嘴!滚!你这个小偷,该受绞而死的囚犯,马上给我滚出我家门槛。

阿箭[①]　像你这样老不死的家伙竟然如此坏,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说句不文雅的话,我猜他是被鬼缠身了。

阿巴贡　你在唠叨着什么。

阿箭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离开?

阿巴贡　这位短命鬼,还用得着我找出你的不是吗?赶紧在我决心打你之前离开。

阿箭　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啦?

---

① 根据一七三四年版本,补加“(旁白)”。

阿巴贡　什么也没有，我偏要你滚出我的家。

阿箭　我是你儿子的仆人。我留在此处是他的命令。

阿巴贡　你要等人，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比如街上，偏要在我家里等。别站在我的面前，像尸体一样，硬梆梆，活像一根柱子；又瞧你那贼眼，眼睛溜得四处转，还不就是伺机偷窃我的财富。我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小偷、一个坏人时刻跟踪我，凡是我所做所为，明眼人都看在眼里，你不就是看中我的财富，东瞧瞧西看看，伺机寻找偷什么样的东西。

阿箭　哇！你这种人！您还以为人家偷得走你的财富吗？凡有东西的地方都上锁，并派人日夜守候，管得严严实实，最高明的小偷也别想得逞。

阿巴贡　我愿意锁什么东西就锁什么东西，愿意派人监管就监管，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值得你为此操心费脑，你说你这样做不是盯我的梢又是干什么来着。[①] 我担心他八成估计出我把钱藏于何处了。[②] 四处散播谣言，说我家藏财富的不是你会是谁呢？

阿箭　你家藏财富？

阿巴贡　哪儿有的事，你这该死的，我从没说过这种话。（旁白）你真把我气晕了。[③] 我只不过是探问你，你是不是会居心不良，四散谣言，说我家藏财富。

阿箭　嘿！你有钱没钱与我们有何干系，你反正又不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横竖一个样。

阿巴贡　你再横加评论，我要让你体会一下横加评论我的滋味。（他举起一只手想扇他一个耳光。）我再唠叨一次，给我滚出去。

阿箭　行！走就走。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低声，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的依据，补加“（高声）”。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的依据，补加“（高声）”。

阿巴贡　慢走，让我瞧瞧你拿走了我什么东西没有？

阿箭　我会拿你的东西？

阿巴贡　滚这边来，让我瞧瞧你的手，伸出来。

阿箭　瞧啊！

阿巴贡　还有。[①]

阿箭　还有？

阿巴贡　是。

阿箭　瞧吧。

阿巴贡[②]　那边藏了东西没有？

阿箭　自个儿瞧吧！

阿巴贡　（他摸了摸他的裤管）穿这种宽松的大灯笼裤正好可以藏匿东西；穿这种裤子，我巴不得能在裤笼里绞死他们一个两个。

阿箭　哼，像他这样的人，担心人家偷他的，就该被人偷！要是我能从他那儿偷到一丁点儿东西，才大快人心呢！

阿巴贡　嗯？

阿箭　怎么了？

阿巴贡　你在唠叨着什么偷不偷的？

阿箭　噢，我是在说，你应该多摸摸我的身体，瞧我是否从你那儿偷了什么。

阿巴贡　你还道出了我的顾虑。

（他开始翻找阿箭的衣袋。）

阿箭[③]　这见鬼的吝啬和吝啬鬼！

---

① 前面“把你的手拿给我看”，是复数。而这里“还有”在原文出处中又是复数，直译为“另外两只手”，一般是这样释疑的：阿巴贡性急又爱生疑，由于过分紧张，已经记不清楚他已经看了一只手，或者是认为阿巴贡反应灵敏，那时已经想到搜阿箭的衣袋。正因为这单复数不一致的关系，有人干脆把手改为单数，更有人直接把这句话和下面三句对话省略不写了。

② 一七三四年版本中增加了“（指着阿箭的灯笼裤）”。

③ 根据一七三四年版本，增加“（旁白）”。

阿巴贡　什么？你在唠叨着啥？

阿箭　我在唠叨着啥？

阿巴贡　是啊！你刚才说什么吝啬和吝啬鬼来着。

阿箭　我是说，这见鬼的吝啬和吝啬鬼。

阿巴贡　你在跟谁说？

阿箭　跟吝啬鬼说。

阿巴贡　谁是吝啬鬼？

阿箭　指的是那些见钱眼开和混在钱堆中的人。

阿巴贡　但你意指谁呢？

阿箭　我说我的，管你什么事，瞎操心！

阿巴贡　值得我关心的就得关心。

阿箭　噢，您以为我在暗指您吗？

阿巴贡　我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说此话是针对谁说的。

阿箭　我针对……我针对我的帽子说的。

阿巴贡　是吗？那我替你扔掉这破帽子。

阿箭　我骂谁是吝啬鬼，难道受你的约束？

阿巴贡　你骂谁，我不管，但是我就是不准你不分主仆地瞎说一通。你给我闭嘴。

阿箭　我又没有指谁道谁呀。

阿巴贡　你要是再说，就试一下我的拳头吧。

阿箭　谁肚里有事，谁自个儿清楚。

阿巴贡　你还不闭嘴？

阿箭　我这是情不自禁啊！

阿巴贡　啊！啊！

阿箭　（点着自己其中一个衣袋）喏，此处还剩一个口袋呢。你如愿以偿了吧？

阿巴贡　行，你给我，我就不再摸了。

阿箭　给你什么？

阿巴贡　你从这儿偷走的东西。
阿箭　可是我压根儿就没偷过你任何东西。
阿巴贡　此话当真？
阿箭　那还会有假？
阿巴贡　那敢情好，你此刻就给我滚出去。去见阎王爷去吧。
阿箭　喏，你还真给我面子啊。
阿巴贡　横竖你自己心里也不会舒畅。[①] 这要命的下人太挡我的行动了，我恨死这种狗腿子[②]，真是眼不见心净。

第 四 场

艾丽丝，克莱昂特，阿巴贡。

阿巴贡　要保管好家里的一笔巨大财富并非是一件易事。只有把这笔钱贷放出去，而仅仅剩留一部分作为日常必不可少的支出才是最为精明的。因为把钱藏在家里，想找到一个万无一失之地是相当艰难的。而依我所看，我压根儿就不信任什么保险箱之类的。保险箱本身就是招迎贼手前来行窃，他们的首选目标肯定是保险箱。[③] 但我把昨天人家还我的一万艾居隐藏在花园里，倒十分担心它的安全性。因为在家里闲置一万艾居，数目也是不小的……
（此时艾丽丝·克莱昂特兄妹俩轻轻地说着话，出现在他的面前。）[④]哎呀！我的天！我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看我自己，心里一急，就万事皆抛，自以为就我一人呢，却提着

① 他之所以这样说阿箭是因为他以阿箭偷了他的东西这个假设为前提的。一七三四年版本上又加了“（一个人）”。
② 狗腿子：饰演这个角色，都要扮作瘸子。
③ 一七三四年版本为蓝本时需补加“（艾丽丝和克莱昂特在舞台后面一起商谈对策）”。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该补加“（看见了艾丽丝和克莱昂特，旁白）。”

喉咙大声喧嚷。[1]有事吗?

克莱昂特　爸爸,没事。

阿巴贡　你们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了吗?

艾丽丝　没有,我们这不是刚来。

阿巴贡　那你们听到了……

克莱昂特　爸爸,听到了什么?

阿巴贡　就是……

艾丽丝　就是什么?

阿巴贡　我适才自言自语的话。

克莱昂特　绝对没有。

阿巴贡　你们肯定听到了,肯定听到了。

艾丽丝　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

阿巴贡　从你们的眼神中,我看出来了,你们是听到了零言碎语。我刚才是在自言自语,说如今挣钱太难了,要是谁家里藏有一万艾居,那就是特大的福分了。

克莱昂特　我们俩之所以没有来到您眼前是因为担心由此大伤您的雅兴。

阿巴贡　不,我倒很庆幸上天给我一个向你们说明事由的良机,以防你们对我另有看法,以为我藏有一万艾居却不向你俩透露。

克莱昂特　我们对你的财物提不起任何兴趣。

阿巴贡　要是我有一万艾居那该多棒!

克莱昂特　这不可能……

阿巴贡　但它对我来讲作用可大着呢。

艾丽丝　这样的好事……

阿巴贡　这笔钱对我而言用处可广啦。

克莱昂特　我还以为……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补加“(向克莱昂特和艾丽丝)。”

阿巴贡　它可以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啊。

艾丽丝　您说的是……

阿巴贡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必再为如今的苦日子而愁眉苦脸、怨声载道了。

克莱昂特　啊呀，我的苍天！像您这样家财万贯的人还嫌钱少，那叫其他人怎么活？

阿巴贡　啊？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哪儿家财万贯了！散发这些流言飞语的人不是一个好东西，他们在说谎。

艾丽丝　您可别为此而动气。

阿巴贡　我真没有想像到我的亲生孩子会与我唱对台戏、找我的茬，这简直是胡闹！

克莱昂特　这就怪了，难道有人称赞你家财万贯就是与您唱对台戏？

阿巴贡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天天说这种荒天大话，天天流花如水地耗费钱财，那么迟早有这么一天，他人会把我家财万贯的流言信以为真，到时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我的家，会把我害苦的。

克莱昂特　我哪流花如水地耗费钱财啦？

阿巴贡　你还有理由反问我？瞧你这身招人现眼的华贵打扮，还在城里到处乱跑。你这种行头打扮完全可以换进一大笔长年收入。[①] 你这样做上天知道，并且迟早会惩罚你的。昨天我还为此责备了你妹妹一番，想不到你竟然比她还奢侈。孩子，我敢保证，我说过不想见到你这副打扮之类的话肯定不少于二十次。你为什么非要如此铺张浪费、穿着华贵，学侯爵的行当呢？你这样做，迟早会偷我的东西的。

克莱昂特　哎呀呀！您这是什么话！我会偷您的东西？

---

① 这里“长年收入”是这样一种方法：当商人资金短缺、无法正常运转时，他们就会冻结实物，以此为抵押，并折算出它们的价钱获取债款，在契约中声明按期付息，一直等到他有足够的资金赎出这批抵押的实物为止。这是一种变相的放债手段。

阿巴贡　我怎么知道您偷了我的东西没有？但是令我纳闷的是，你要保持这身打扮，靠什么钱养活你？

克莱昂特　哎呀！爸爸，您是在纳闷吗？告诉你，我是凭着赌博来养活我自己。要知道，我的手气非常好，凡是我从中赢来的钱我就全都在我身上派上用场了。

阿巴贡　你这就不明智了。你应该充分利用你手气好的条件，把从中得来的钱放贷出去吃利息。倘若有朝一日急需这笔钱，本金还是完整无缺的。不说其他了，我十分纳闷的是：你为什么在身上挂了那么多的带子，它们派什么用场？难道这半打细绳子还做不成一条灯笼裤子。有头发却不满足，反而要花钱去买个假发带，这有必要吗？我敢打赌，你这身带子和这头假发所花费的钱不会少于二十皮司陶耳。你核算一下，如果把这些二十皮司陶耳放贷一年，就有十八法郎六苏八代尼耶的利息收入，难道这不是依照十二个，一个利算。[1]

克莱昂特　你分析得十分有理。

阿巴贡　不再为此争论不休了，我们换个话题吧。咦？他们俩人打着手语，莫非是想偷我的钱不成？喂，你们在打什么手语，它代表什么意思？

艾丽丝　我们手语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和哥哥在商量谁第一个与您说话，因为我们俩都有话要对您说。

阿巴贡　是吗？我也正有话要说与你们俩听呢。

克莱昂特　爸爸，我们俩想和你商谈一下我们的终身大事。

阿巴贡　正巧，我也想和你们谈一下你们的终身大事。

艾丽丝　啊！爸爸。

阿巴贡　女儿，你大呼小叫地干什么？你担心的是我说的话，还

---

① 这里阿巴贡一下子就算出本利，迅速之快正好说明了他精于此行。一法郎合二十苏，一苏合十二代尼耶，这些都是法国流通的辅币。这里“十二个，一个利”指的是十二个本钱就能获取一个利，相当于当今八点三厘多的利率。这与一六五五年政府规定的五厘利率相比，明显偏高，从中也说明了阿巴贡的利率是违反法令的。

是担心这件事的到来？

克莱昂特　我们俩是因为听了你在日常生活中谈及对终身大事的论调后才担心受惊，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标准会与您的标准不一样，您选的人我们不会喜欢。

阿巴贡　心不可太焦，人不可受惊。你们俩适合什么样的婚事，难道我还会不清楚？你们俩人对于我的安排肯定会称心如意的，现在让我一一叙来吧。[①] 你曾跟我讲过，说有一位名叫玛利雅的青年女子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那你瞧见了她没有？

克莱昂特　爸爸，瞧到了。

阿巴贡　那么你呢？

艾丽丝　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过她。

阿巴贡　孩子，你是如何评价这位女子的？

克莱昂特　很惹人爱。

阿巴贡　人长得如何？

克莱昂特　落落大方，乖巧灵活。

阿巴贡　举止如何？

克莱昂特　当然是温文尔雅了。

阿巴贡　照你所说，如此难得的女子值不值得人想入非非？

克莱昂特　当然值得了，爸爸。

阿巴贡　照你说可以订立这件亲事了？

克莱昂特　当然应该订立了。

阿巴贡　你说，她懂得如何持家吗？

克莱昂特　那是自然。

阿巴贡　作丈夫的会十分满意于她？

克莱昂特　是的。

阿巴贡　但有一点我还心存顾虑，那就是：我担心她不会从娘家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补加“（向克莱昂特）”。

带来一丁点财产。

克莱昂特　哎呀！爸爸，娶人的关键是这位女子人好，而不是她能否随身带来财产，这根本不足挂齿。

阿巴贡　那倒也未必，那倒也未必。但话可以这么说：如果她不能带来财产，那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办法弥补这个缺憾。

克莱昂特　是能换个角度说。

阿巴贡　行了，我很兴奋的是你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下定决心娶她为妻的原因是一见到她那举止优雅、行动大度的样子就被她吸引住了，虽然不奢求能得到很多好处，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就会令我心满意足。

克莱昂特　什么？

阿巴贡　哪个地方不对劲？

克莱昂特　您刚才是说，是您打算娶她为妻……？

阿巴贡　是啊，是我娶玛利雅。

克莱昂特　您说是谁？您吗？您吗？

阿巴贡　是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是我娶她，是我，是我。

克莱昂特　对不起，我一下子头胀得厉害，先走一步了。

阿巴贡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赶紧从厨房取一杯冷水喝下去就没事了。瞧瞧我们这些体质虚弱的公子哥儿，连一只母鸡的气力也没有。女儿，这是有关我的事的决定。关于你哥哥的婚事是这样的：我为他选了一个今晨他人与我说起的寡妇。至于你的亲事嘛，昂色尔迈作你的丈夫，怎么样？

艾丽丝　什么？昂色尔迈爵爷作我的丈夫？

阿巴贡　没错，就是他。他很富有，阅历也丰富，人很稳重，而且年龄还不到五十。

艾丽丝　（她向爸爸致敬）爸爸，多谢您老人家关心，我决定不出嫁了。

阿巴贡　（他学她的致敬）可是我呢，也多谢您女儿宝贝了，我决定把您嫁出去。

艾丽丝　爸爸，您就放我一马吧。
阿巴贡　女儿，您就放我一马吧。
艾丽丝　关于昂色尔迈爵爷，我只是很敬重他，但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是不会下嫁于他的。
阿巴贡　对于您，我也很敬重，但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今晚您就要下嫁于他。
艾丽丝　今晚？
阿巴贡　今晚？
艾丽丝　爸爸，我不出嫁。
阿巴贡　女儿，你要出嫁。
艾丽丝　不出嫁。
阿巴贡　就是要出嫁。
艾丽丝　我再说一次，我不嫁人。
阿巴贡　我再说一次，就是要嫁人。
艾丽丝　您不能强迫我做这事。
阿巴贡　我就是要强迫你做这事。
艾丽丝　若要我下嫁于这样的人作丈夫，我宁肯一死以求百了。
阿巴贡　你不可能一死以求百了，不管怎样，你就是要下嫁于他。你看看自己，胆敢与我这样说话！你见过哪个女儿如此无礼地对待父亲的？
艾丽丝　但是，您又见过哪个父亲这样把女儿嫁出去的？
阿巴贡　如此完美的婚事是不可能有第二例的；我敢打赌，人人听了都会站在我这一边的。
艾丽丝　可是，要我说，我敢打赌，凡是懂点事理的人肯定会站在我这一边。
阿巴贡　看，那边走来了法赖尔，我们何不让他来明辨是非，你愿意吗？
艾丽丝　没问题。
阿巴贡　那你会同意他的判断？

艾丽丝　他说啥我就做啥。
阿巴贡　好，就这样说定了。

第 五 场

法赖尔，阿巴贡，艾丽丝。

阿巴贡　过来，法赖尔。你来做个公证人，让你来评判一下，在我和我女儿之间，谁说的话有道理。
法赖尔　老爷，这不是不言自明吗？真理肯定在您手中啊。
阿巴贡　我们争论什么，你可否知道？
法赖尔　不清楚。但您向来凡事明理，您是不会出差错的。
阿巴贡　是这样的，我决定今晚把我女儿下嫁给一个富有又稳重的人；可是我这不听话的女儿胆敢对我说，她宁死也不嫁这样的人。你看看，这成何体统？给个说法吧。
法赖尔　叫我给个说法？
阿巴贡　是啊。
法赖尔　嗯，嗯。
阿巴贡　什么？
法赖尔　我是想说，关于你的见解，我并不反对，因为你是不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她的想法也未尚不可取……
阿巴贡　什么？像这样一个出身显赫门第的人，又和气、稳重、守信，家庭富裕，而前妻又没为他生下一儿一女的昂色尔迈爵爷到哪儿去找第二个人？能遇上昂色尔迈这样的人可真是她的福气。
法赖尔　也许您言之有理，但是您至少得留时间让她说说她的想法，也许她认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心里一点儿准备也没有，为适应这件事，应该空出一段时间让她想一想，看一看她是否会接受这门亲事……
阿巴贡　你不知道，这门亲事的一个很好的条件是，如果她嫁过

去，可以不要任何嫁妆[1]。像这样的亲事，到哪儿去找第二个？所以是机不可失啊！

法赖尔　不要任何陪嫁品？

阿巴贡　是这样。

法赖尔　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理由再反驳您啦。唉，你听听，这样的理由足可以让她下嫁于他了，怎么还会反对呢？

阿巴贡　这样一来，我就为此省了一笔陪嫁钱。

法赖尔　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无人能辩驳过你的。但也许小姐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您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幸福与否与婚姻关系重大，它牵涉到她后半生的生活怎么过，而且一旦与人成婚，就不能毁婚，直至死亡，因此她要求您对这件事必须特别慎重。

阿巴贡　不要任何陪嫁物。

法赖尔　您言之有理。这一点最为关键，凡是明理人都会认为这事划得来。但是他们可能会对您说：既然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应该首先征得她的同意才对，而且万一他们俩人在年龄、性情和想法上有任何分歧，就有可能在婚后发生变故。

阿巴贡　不要任何陪嫁物。

法赖尔　是啊！任何人在这样的理由之前都会折服的，谁还会说个不字呢？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身为人父的人为使女儿出嫁不带任何陪嫁物作为首选理由，而不是以女儿的终生幸福作为重中之重的理由。毕竟这世界上那些贪图小利而置女儿的生死不顾的父亲不多。为父者大多考虑女儿的终身之事时是以他们俩人是否心心相印、情真意切、和睦相处、

[1] 嫁妆：这里的“嫁妆”(dot)与原本意义有差别。它主要指的是新娘陪嫁过去的财产、现金，尤其是不动产，这些嫁妆，丈夫可以保管使用，但却没有变卖的权力。在第二幕第五场中可见此意。而中文的“嫁妆”，一般意义上仅仅指新娘陪嫁过去的一些物品。

白头到老作为首选因素的。

阿巴贡　不要任何陪嫁物。

法赖尔　是啊！“不要任何陪嫁物”这一理由是没有人会说个“不”字，没有人会不听的！

阿巴贡　（他向花园那边瞧了瞧）[①]哎呀！我的狗似乎在乱叫，莫非是有人想趁机偷走我的钱？[②] 你先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艾丽丝　法赖尔，你刚才对他所说的是你的心里话吗？

法赖尔　当然不是了，我这样做叫退一步进二步，避免直接冲突是为了更好地达到预定的目标。对某些人而言，切忌直接抵抗，否则只会把事情变坏，应该是从其他角度入手，因为，他们个性很强，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会抵制一切反对，坚决到底，如果你对他说真话，只会惹怒他；如果你对他说真理，只会使他更为愤怒，最好的办法是曲线作战，引导他们一步一步陷入死胡同。所以，相比较而言，你假心假意地迎合他，离预定的目标会更接近一步……

艾丽丝　但是，事到如今，法赖尔，你说如何对付这门亲事呢？

法赖尔　想尽办法让它成不了好事。

艾丽丝　但是成亲之日定在今晚，还会有什么妙主意呢？

法赖尔　假装生病，想尽方法延缓成亲之日。

艾丽丝　但这种伎俩医生一来就会穿帮。

法赖尔　你这就说远了，你以为他们真知道如何医治人的疾病吗？得，得，如果你想装什么病就不妨装什么病，因为他们只会想法儿找证据说你这病是如何如何形成的。

阿巴贡　苍天保佑我啊，万无一失。

法赖尔　若迫不得已，那我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表示抵抗：那就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修改为“（旁白，向花园那边张望）”。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补加“（朝法赖尔）”。

是三十六计，逃走为上计。亲爱的艾丽丝，要是你仍一如既往地爱着我……（他看见了阿巴贡过来）对啊，身为女儿必须绝对地听从父亲的话，而不应该有权利以责问丈夫人品如何来诘难为父的。这“不要任何嫁妆物”的理由够充分的了，她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服从是惟一的选择。

阿巴贡　太棒了。此话真是珠玉良言啊，棒！

法赖尔　对不起，老爷，我之所以如此斗胆直言是因为我动怒了，请您勿必原谅我这么说。

阿巴贡　什么？才不是，你这话是我最爱听的，现在我叫你从此以后替我看管她。你休想借机逃走。老天叫我来看管你，但现在这种权力已交给他了，你必须对他的言行惟命是从。

法赖尔　你听见了吗？这是老爷的命令，由我来看管你，你应该听我的才对。老爷，我还没有训斥完她，请你允许我随她去再继续训斥。

阿巴贡　走吧，你这话不错。事实上……

法赖尔　惟一的办法是对她加重管制。

阿巴贡　你说得不错。必须……

法赖尔　这事您就把她包在我身上，您就不必费心了，我能让她改变想法。

阿巴贡　好，那就这样决定吧，就这样决定吧。我这会儿想到街上去逛一下，即刻就会回来。

法赖尔　千真万确，这世上最值得人留恋和珍惜的就是金银财宝了；你应该感谢上天赐给了你这么一位通情达理的父亲才对，他知道人应该如何去面对生活。光就有人娶妻不要任何嫁妆这一点就不需要再顾虑什么了。因为这里包含了一切，“不要任何嫁妆”意味着的就是漂亮、年青、地位、声誉、聪明和正直。

阿巴贡　啊！我的孩子！你一番话似乎经过神仙的点拨。我拥有你这样的仆人真是天大的福分！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克莱昂特，阿箭。

克莱昂特　啊！你这个家伙，你跑哪儿去了，我不是叫你……

阿箭　可不，我的少爷，我是在这儿一直恭候着您的到来，但是这位老太爷专横，他无缘无故地想赶我走，我还差一点儿被他打了呢。

克莱昂特　情况怎么样了？形势更加紧迫了，在你离开我的这一时间内，我忽然发现我有了一个情敌，那就是我爸爸。

阿箭　什么？老太爷也在谈情说爱？

克莱昂特　是啊，乍听此话，我大吃一惊、心急如焚，费了好大的劲才隐藏住自己的感情，没有被他发现。

阿箭　他也谈情说爱！他在打什么算盘？这不就是有心与人为敌吗？谈情说爱难道是专门为这样的人设置的？

克莱昂特　连他也得上了这相思病，肯定是我前世欠了人家什么。

阿箭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直言相告呢？

克莱昂特　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生疑，万一事情紧急，我也能想个对策，让他放弃娶她为妻。告诉我，你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什么答复？

阿箭　说句实话！少爷，人不到祸不单行的地步是不会四处借钱的；以你目前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情景看，只有借债这一方法了，所以，碰到一些事你就得忍着点儿。

克莱昂特　没有借到钱？

阿箭　话不是这样的。那位与我们有交往的掮客西蒙老板，人很灵活、能力强又待人热情，他对我说，仅依您的品行，他就十分乐意为你出大力、为你服务。

克莱昂特　那我会借到所需的一万五千法郎吗？

阿箭　能借到，但倘若你想此事得逞，必须先接受几个小条件。

克莱昂特　他给你与借钱人商谈的机会了吗？

阿箭　哎呀！我的少爷，您这就是外行了，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呢？他可比您有心计多了。也许您压根儿想像不到一些秘密事。要想让人家说出他的尊姓大名那才叫怪呢，他只打算和您在一家借来的房子里谈谈这件事，并打听一下您的财产和家庭背景。依我之见，光老太爷这个姓就能保证这笔交易能顺利完成。

克莱昂特　我的财产旁人休想想入非非，特别是那笔我已逝母亲留给我的财产。

阿箭　瞧瞧这个，这是他要求您在达成交易之前必须扫一眼的，他口授给中介人的条款：

"现假设贷方已作出足够保障，又假设借方已为成年人，家庭经济背景牢固又丰盛，没有任何的瓜葛，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公证人的监视下签订内容明确又实际的契约。考虑到公证人的人品信誉问题，决定由贷方选择以谁为公证人，对贷方来说，借据手续是否合法是最为关键的。"

克莱昂特　这我完全同意。

阿箭　"贷方平心而论，决定所贷之款以十八个，一个利计算。"①

克莱昂特　十八个，一个利！好！对于这样一个合理的价格我没有任何意见。

---

① 即五点五厘多利率。

阿箭　倒也确实如此。“但是由于贷方并无现金以供借方使用，所以本人只得向人借入五个，一个利[①] 的款项，由此决定由借方承担前利之外，还须承担后利，理由是贷方是为了借方才借钱的。”

克莱昂特　什么？怎么搞的！他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②]？怎么比四个，一个利[③] 还偏高。

阿箭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您在决定借入之前需好好计量一下。

克莱昂特　计量一下？有什么可计量的，我目前是只要能借入，不管什么条件都得答应下来，因为急需钱啊。

阿箭　我正是用这话说给他听的。

克莱昂特　还有其他条件吗？

阿箭　有，但只是一个小条款而已。

“因贷方满足不了借方所需的一万五千法郎，仅有一万二千现金，所以不足之额，即一千艾居[④]，贷方决定以善意为上，以最低价格折算旧衣、杂物与首饰。现附下列清单：”

克莱昂特　这是啥意思？

阿箭　先看一下这张清单吧：

“一、一张四脚床，附带一条以橄榄色为料子、做工极为精细的匈牙利彩绣呢床单，外加六条椅子和清洁干净、镶有红蓝闪光缎边、且颜色相配的护被单。

又：出自欧马耳[⑤]、暗玫瑰红十字呢料子，下边镶有长短不一的丝线流苏床帐一顶。”

克莱昂特　我拿这些玩意儿派什么用场？

---

① 即利率为二分。

② 这里说他为犹太人，因为他们惯于放高利贷。而阿拉人则是野蛮的象征。

③ 即利率为二点五厘。

④ 一千艾居：即三千法郎。

⑤ 欧马耳：坐落在海边，位于法国西北部。

阿箭　还有："又：一套贡保与玛赛行乐图挂锦[1]。"

又：一张胡桃木制大桌，两头可以拉长，以十二根圆柱或旋柱为桌腿，外加六条小板凳。"

克莱昂特　这家伙，我拿这些派什么用场？

阿箭　您接着听我念：

"又：三支镶有珠贝，带有三只配套架子的大型火枪。"[2]

"又：一只砖炉，二只蒸溜器，三只受容器。这对于爱好蒸溜者来说极有价值。"

克莱昂特　真恼人。

阿箭　别激动：

"又：一张弦完好无缺又稀罕的博洛尼亚琵琶。"

"又：有助于伴度闲散时光的一张球桌[3]、一只棋盘[4]、一具古希腊人手中流传下来的鹅图[5]。"

"又：一张长度为三尺半、内装干草的蜥蜴皮，若把此物挂于天花板上必定赏心悦目，稀奇可贵。"

"以上所列举的一切实物，实价比四千五百法郎还多，但是贷方忍痛割爱，折价为一千艾居。"

克莱昂特　"忍痛割爱"，真是他妈的见鬼去！放这么高的贷款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过，他十足是个精明透顶却置人于死地的刽子手。他不仅没有因为如此高的利率而罢休，反而还要求我以三千法郎买下他的破烂垃圾？这些垃圾一经我买下却

---

① "贡保与玛赛行乐图"：总共有八联，诗、画一应俱有。讲的是一对田野夫妇自成亲到逝世的平常生活，它以贡保为主，在十七世纪初叶非常盛行。

② 这里所指的是十分笨拙而又需架子的老式火枪。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经过换代以后的火枪不再需要架子。

③ "球桌"直接翻译为"夫人洞"。它是这样的：放一个架子在桌上，沿桌面有编着号码却凌乱排列的十三个小洞，中间一个洞眼为13，然后是把象牙小球打进这十三个洞眼里。

④ 棋盘：音译为"大密尔"，为方格，共六十四格，且黑白格相间。

⑤ 鹅图：似"升官图"，共有六十四个绘有图案的格子，中间一格最大，其图案为鹅，玩法是这样的：投二骰为一局，谁先投到鹅图谁就是赢者。

根本从变卖中得不到六百法郎。他这样做完全是考虑到我急需钱这个关口，所以一再提出苛刻的条件；但是对我而言，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照本不误地接受他的条件。可见，他真是一个十足的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这下子栽在他手里够要人命的。

阿箭　少爷，引用他人的话，您当前正在走那条巴女尔惹[1]衰落之路，为了提早取得钱用，却被迫以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克莱昂特　但我又能如何呢？这全都是因为我父亲是一只铁公鸡，作为儿子的只有落泊到冒着生命危险的地步。可见，儿子咒骂老子早死是情有可原、在所难免的。

阿箭　我敢打赌，任何一个有较好修养的人一见到他这副视钱如命的丑样，没有一个会心平气和不动怒的。感谢上天，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被迫受绞而死。因为我不同于我的那批伙伴们，他们专爱做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这类事其实与受绞而死相差不远；而我呢？小心翼翼，没有与他们狼狈为奸，溜得也特快。但是一触及他的所作所为，我又得收回我说过的话，因为我真动过偷他东西的念头；而且在我看来，能偷走他一丁点儿东西，实在是在为世人打抱不平，是人生的一件大好事。

克莱昂特　我想再次浏览一下这张清单，给我吧。

第二场

西蒙老板，阿巴贡，克莱昂特，阿箭。

西蒙老板　的确如此，先生，这是一个青年小伙子。由于他急着

[1] 巴女尔惹：十六世纪法国小说家拉伯雷著作《巨人传》中的一个角色，这里所引用的“透支使用……寅吃卯粮”选自第三卷第二章。

用钱，所以对于您所列的一切条款，满口答应。

阿巴贡　但是，西蒙老板，这里没有任何风险损失吗？您对于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姓名、财产和家庭完全了解吗？

西蒙老板　没有完全了解，因为我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才被介绍认识这个人的，所以我不能把他的一些细节源源本本地告诉你；但是据前来联系的人说，他本人会向您说明一切，而且保证您在见了他之后称心如意。据我目前所知的，仅仅是他家的经济背景十分丰厚，其母已命丧黄泉；而且极有可能的是，他确信他的父亲要不了八个月就会随他母亲去阴间相会。

阿巴贡　这一点相当不错，是得利用利用一番。西蒙老板，是不是，人啊，就得仁慈一点，只要我们有能力解人家燃眉之急，就得伸手援助才是。

西蒙老板　这是自然的啦。

阿箭[1]　这事真怪？我们的老太爷怎么正和那位掮客、西蒙老板谈得热火朝天呢？

克莱昂特[2]　要不然是有人透露出了我的身份？要不就是你在跟我开玩笑？

西蒙老板[3]　啊呀！啊呀！你们两位急性子！是谁对你们说应该来这儿才对？[4] 先生，我可没有向他们泄露一点有关您的姓名和您的住宅的消息，他们是自个儿找来的，但据我所见，这是无关痛痒的。他们俩人作风正派，是正直人儿，因此你们一伙何不在这里把话题挑明了事。

阿巴贡　什么？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在舞台后面）”。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向阿箭压着嗓音谈）”。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对着阿箭）”。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对着阿巴贡）”。

西蒙老板[1]　就是这位先生想从您这儿借走一万五千法郎。

阿巴贡　什么,坏蛋?原来干这种无所事事、自寻短见的就是你啊?

克莱昂特　什么,爸爸?原来丧失良心、昧心赚钱的就是您啊?

阿巴贡　原来不顾生死、随便借债的是你啊?

克莱昂特　原来放债、谋取不法之财的是您啊?

阿巴贡　你胆敢还有脸见我,干这种行当?

克莱昂特　您胆敢做了丧失天良之事之后还见人?

阿巴贡　你还丢不丢脸?把父母拼死拼活苦积下来的钱财当做什么了?大手大脚地花钱,家财迟早会被你败光的。

克莱昂特　您还要不要脸?竟敢昧着良心,不要面子地干这件有失身份的放债行为,只知道把钱一个一个往自己这边拉却永不满足。和那些历史上丧尽天良、想出各种名堂且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相比,您这种层层剥削的手段是更胜一筹,无人能及得上您这样苛刻残酷。

阿巴贡　你这坏蛋,给我滚远点,别再让我瞧见你!

克莱昂特　您平心而论,二者之中谁最为邪恶?是那些急需钱却到处借债的人呢,还是那些根本不必花钱用却类似偷盗人家钱财的人?

阿巴贡　我再说一次,你给我滚远点,不要再惹我发怒了。[2] 我倒并没有为此事而伤心不止;相反,它倒是暗示了我:以后,我应该严密监视他的言行举止。

第 三 场

福洛希娜,阿巴贡。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补加"(用于点着克莱昂特)"。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一个人)"。

福洛希娜　先生……

阿巴贡　我该去探看一下我那笔财富了。你先等我一下，我即刻就回来。[1]

第 四 场

阿箭，福洛希娜。

阿箭[2]　这事有点蹊跷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瞅过一眼这张清单上所列的东西。难道是他有一个不起眼却肮脏不堪的仓库来存放这些东西。

福洛希娜　哎呀！我那命苦的阿箭，这真是你吗？真没料到能在此处碰上你！

阿箭　啊！啊！福洛希娜，原来是你啊！你来此处有何大事？

福洛希娜　还不就是我那老行当：凭着自己长了一颗聪明的脑袋给人做中间人，跑腿效劳还不就是为了谋些小钱供自己使用。你又不是不知道，在世上，人没有一点聪明头脑是活不下去的，而我呢。正好庆幸上天给我出主意，头脑灵活这个本领使我生存下去。

阿箭　你和我们当家的在做交易买卖？

福洛希娜　正是，我目前为了图点报酬正在为他操心一件小事儿呢。

阿箭　从他那儿得到赏钱？哎呀，我的天！你怎么没有想到，你这样做会减少他的财富吗？人是够聪明的。不过，我要奉送你一句良言：这儿是很难挣到钱的。

福洛希娜　能成为一个帮手，总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阿箭　得了吧，难道你还不了解阿巴贡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依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没有注意到福洛希娜）”。

我看，阿巴贡先生是人类中最无感情、最心狠手辣、最为抠门的人。你想以自己帮他一点小忙就想让他对你感激得掏钱给你，无非是在白日做梦。也许你能从他那儿得到奉承、得到尊重、得到人情、得到友情；但要，要想从他那儿得到钱财，那就来世再取吧。这世上就数他的好心好意、殷勤盛情是最枯燥无味的，你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你知道吗？他最忌讳的是“给”这个字；对他而言，说：“我给你日安”是绝无可能的；而说：“我借你日安”却是极其常见的。

福洛希娜　我的天啊！从男人身上掏出钱财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对于打开他们的殷勤盛意、迎合他们的感想、找出他们的薄弱之点自有妙法。

阿箭　可是在这儿，这一切全不管用，你还是收回这些想法吧。我跟你打赌，你要是能从这位先生身上得到钱财，我就甘拜下风。因为这一次，你遇到的是一个心硬如铁、十足的土耳其人，[1]你对他会感到束手无策。对他而言，钱比声望、荣誉和良心要重十倍或者更多。要是他见到有人向他伸出手来，他就会像击中他的要害、穿透他的心脏、掏取他的五脏那样全身痉挛。要是……可惜这下他回来了，我还是溜之大吉为妙。

第 五 场

阿巴贡，福洛希娜。

阿巴贡　[2]啊！你还呆留在原地方呀，真是好样的。[3]敢问福洛希娜，你有何贵干？

---

① 这是暗指犹太人。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轻声，旁白）”。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高声）”。

福洛希娜　哎呀，我的上天！瞧您这身子，多健康、多气派！瞧您这脸色，多红润、多有朝气啊！

阿巴贡　说谁，我吗？

福洛希娜　当然是您啦。这可是我第一次见您精神这么饱满、神色这么飞奕过。

阿巴贡　此话当真？

福洛希娜　什么？您在一生从没有如此充满朝气过？在我所见的年轻人中，刚到二十五就老气横秋，没有您这种活力啦。

阿巴贡　但是，福洛希娜，别忘了我已六十了。

福洛希娜　哎，六十，何足挂齿？有必要为此常唠叨吗？您如今的年龄正是青春大好时光、大有作为的时候呢。

阿巴贡　此言不错。据我所见，倘若再小二十岁，我也不会为此受到拘束的。

福洛希娜　看你，话题又扯远了！您不必为此瞎操心，依您目前的身体状况看，活到一百岁肯定不成问题。

阿巴贡　你认为我真能活到一百岁？

福洛希娜　这是自然。处处显示出您是一位长寿之星。瞧这印堂，您别动，它就是长命百岁的见证！

阿巴贡　你精于此道？

福洛希娜　自然。来，伸出您的手让我瞧瞧。哎呀，上天啊！瞧瞧这手纹！

阿巴贡　什么？

福洛希娜　您仔细瞧瞧这条纹的延伸之处，看清楚了吗？

阿巴贡　看清楚了！但它隐含着什么呢？

福洛希娜　说句真心话！这可是一百岁啊，其实我应该告诉您，您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阿巴贡　此话当真？

福洛希娜　依我之见，除非有人把您活生生地揍死，您是死不了的。当时是白发送黑发，您会替自己的孩子、您的孙辈们送

终的。

阿巴贡　这太妙了！那我们的那件事办得如何啦？

福洛希娜　这还消您过问吗？人人知道我是办事高手，一经我过问，哪有一次失败过？况且帮人说亲是我的拿手好戏，不消多长时间，我就有法儿把这世上的孤男寡女拉扯到一起拜天地成亲。我还曾经设想过，要是我费一些脑神，肯定能让土耳其皇上和威尼斯共和国结成姻亲。[1] 所以，您这门亲事，简直是小菜一碟，不必费多大的劲儿。更何况，我与她们母女是老相识，和她们分别地谈起过您，特别是对她母亲说，您是在窗口消热途中见到玛利雅从窗前街上经过就决定娶她为妻了。

阿巴贡　那她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福洛希娜　一听此话，她马上喜上眉头。然后我对她说，您女儿今晚要成亲，而您又盼望她女儿能光临时，她毫不犹豫地就叫我把她女儿带过来。

阿巴贡　福洛希娜，她能光临今晚宴会太令我激动了，为此，我务必得请昂色尔迈老爷共进晚餐。

福洛希娜　正被您说中了。午餐之后，她会先探望一下贵小姐，然后离开您家到集市上去逛一圈，[2] 再回来到您家与您共进晚餐。

阿巴贡　棒极了！我打算借给她们我的马车，好让她们一起乘坐马车去。

福洛希娜　那敢情给她提供了便利。

阿巴贡　但是，福洛希娜，您向她母亲谈起她女儿的嫁妆了吗？她能让女儿带来多少财产！你是否向她说明了，人遇上这

---

① 自中世纪以来，威尼斯共和国就扩大其商业势力范围，在地中海东部成为领头羊，之后其地位被崛起的土耳其帝国所取代，并且还占领了威尼斯所掠夺过来的所有领地。“皇上”，这是基督教徒对土耳其的苏丹的叫法。

② 集市：指圣·劳朗集。

档亲事，就得翻箱倒柜、忍痛割爱地为女儿准备一些嫁妆？其实一句话最为关键：如今是不会有人想娶一个毫无嫁妆的女子的。

福洛希娜　怎么样？每年这位女子将给你积累一万二千法郎。

阿巴贡　一万二千法郎！

福洛希娜　千真万确！首先，从自幼起，她就养成了一些极好的习惯：从不挑剔饮食，凡是生菜、牛奶、干酪和苹果她样样吃，压根儿不顾虑什么精致餐具，与别的女人相比，她根本不需要色香味全的肉汤，也不需要养颜润肤的大麦汁[1]这些做工精致的食物，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就可以节省至少三千法郎的钱财。此外，她不像其他同龄女人那样迷恋那些富丽堂皇的穿着、饰物和家具，若综合这一笔钱财就可以节省四千多法郎。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是她极其讨厌赌博。就我所知，在我们周围有一位女子玩那种“三十分和四十分”[2]赌法竟流失给人家两万法郎。现在让我们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率计算这笔省在赌博上的钱财吧。好，现在让我统计一下：在赌博方面可以节省五千法郎，在穿着、饰物上可以节省四千法郎，在饮食上节省三千法郎，九千法郎加上三千法郎，年平均不就为您省了一万二千法郎吗？这不相当于她带给您的财富吗？

阿巴贡　你确实言之有理，但是不管你横竖相加，这里其实并没有实实在在的钱财啊。

福洛希娜　这得看您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啦。她成为您妻子以后，既省吃喝方面的钱，又省修饰打扮方面的钱，而且向来不涉足赌场，这难道不够称得上实实在在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

---

①　大麦汁：当时一些上层社会的妇女认为，把大麦去壳之后熬汁有助于皮肤的保养。

②　“三十分和四十分”：扑克牌玩法中的一种，它离三十分越近，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若得三十一分则赢双倍，若得四十分，则输双倍。

遗产，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阿巴贡　你这不是存心取闹我吗？哪有把她未来不准备用的开支当做陪嫁物这样的说法。反正，对于我来讲，必须搞到一丁点儿钱财不可。如果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东西，我是不会立据写条的。

福洛希娜　我的天啊！您何必在乎时间的先后呢？这迟早是属于您的。听说她们在某个地方有一笔产业，到时它就由您支配了。

阿巴贡　这一点很值得探究一番。但是，福洛希娜，我念念不放心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你也知道，这位女子正值妙龄，她总是会被同龄人所吸引的，也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耍；而对我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担心扫她的兴致，令她厌恶。万一我娶了她以后，她做些偷鸡摸狗的事，那我可就面上无光、无颜见人了。

福洛希娜　哎哟！看我这记性，正想跟您说此事呢。如果您这样说她可就大错特错了。她这人与众不同，不喜欢同龄人，却恰恰喜欢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阿巴贡　这是她的想法吗？

福洛希娜　正是她！现在我后悔没有让您听听她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她说她非常不习惯迎面走来的年轻人，浑身就是不自在，相反，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留着一绺胡子的老头才会引起她的注意，并为之茶饭不香、得相思病呢。而且她特别喜欢的是岁数越大的老人。所以趁此机会我得提早跟您打个招呼：到时您别为了她而扮个小伙子。她呀，嫁人非嫁六十以上的不可。说来可笑，眼前就有一个反例：在四个月前，她与人订婚，成亲在即，忽然她发现对方才五十六岁，而且也不戴一副眼镜，为此她断然拒婚，一桩好事也就此了结。

阿巴贡　仅仅为了这一点？

福洛希娜　就是如此。用她的话说是，我不喜欢对方才五十六

岁，更不喜欢对方没戴眼镜。

阿巴贡　这样的怪调我可是平生第一回听到。

福洛希娜　这样的怪调举不胜举，只可惜怕您我两个人学不了这种观点。在她的房间里，我看到一些油画和一些版画，但是我估计您想像不出这画上的内容。根本不是阿道尼斯、赛法耳、巴里斯、阿波罗[①]之类的。恰恰相反，它们都是一些人物的肖像画：什么萨杜恩啦、什么坡里阿默国王啦、上了年纪的乃司陶尔啦、被儿子背着的老父亲昂基斯啦。[②]

阿巴贡　这太棒啦！这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也特别兴奋听到她在这方面的嗜好。掏句心里话，要是我身为一个女人，那我也会不屑于那些年轻人的。

福洛希娜　我相信您说的话。确实，没有必要去爱这些不堪一提的年轻人。他们要么是流着鼻涕的小不点儿，要么就是那些奶油小生，所以他们压根儿不值得人喜欢，也不会令人垂涎；倘若相反了，我可就纳闷这原因了。

阿巴贡　以我为例，我也想不通这一点：为什么这些女子会喜欢这些毛头小伙子呢？

福洛希娜　这是愚蠢的做法。说什么妙女子配俊男人！这简直就是谬论！那些俊男人也配得上男子汉这个称谓？要是谁瞧上了这些傻瓜那才叫傻呢！

阿巴贡　正是，我也是时刻这样认为的。看那些年轻人，一脸阴暗，不男不女，那代表成年的三根胡须与猫的胡须无多大差别，老是吹着瞪着；又如那些为了好看的假头发，简直就是一堆烂麻絮，穿的灯笼裤过于宽松，而衬衫又过于丰满，却

---

① 阿道尼斯、塞法耳、巴里斯：这些人物均出自希腊神话或传说，且都是一些美男子。其中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日神。他们都以美貌年轻出名。

② 萨杜恩：罗马的农神，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路斯，它常被画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坡里阿默、乃司陶尔、昂基斯均出自希腊神话或传说，其共性是这些人物均为上了年纪的人。

不知羞耻地让其露在外面，样子十分不雅观，不见得是个好人。

福洛希娜　是呀！他们哪能与您相比啊，他们简直是丑陋无比。而您却不一样，一副男子汉气概，人见人爱；这副相貌，这身打扮，没有一个人见了会不满意的。

阿巴贡　我真的这样好吗？

福洛希娜　这样好！更恰当地应该说您很迷人。只有您才配得上被人画，这相貌是不用说的，这身材也是数一数二的。还有您的走姿，真是婀娜多姿、袅袅而立啊。这么标准，真是无懈可击啊。

阿巴贡　谢天谢地，我完美无缺。但还有一点令我担忧，是我肺不好。

福洛希娜　这简直算不了什么。您的举止行动根本不会阻挠您想干的事，况且，您那副咳嗽样才叫人心疼、叫人心动呢！

阿巴贡　至今玛利雅还不认识我吧？她难道在我路过之时没有关注到吗？

福洛希娜　绝对没有。但在她面前，我们常是一个劲儿地吹捧您的长相、您的为人，并告诉她，有您这样的人作为丈夫是最幸福不过的。

阿巴贡　你干得十分出色，在此我一并表示谢意啦。

福洛希娜　先生，我有一件小事想麻烦您一下。（阿巴贡立马把脸阴沉下来）我因为手头紧，所以目前正与人打的官司极有可能会败诉。但是倘若您能贵手相助，对我稍微友善点，我就能赢得这场官司。她见到您那副高兴劲儿您也许想像不出来。（阿巴贡又喜笑颜开）哎呀！她肯定会迷恋至极的！看，这老式花领箍，要是被她看见，肯定会连加赞扬！还有您这灯笼裤，她最为欣赏了，特别是您用这小绳和外衣一拴，她敢情会痴恋这极其令她称心如意的情人的。

阿巴贡　一听此言，我犹如喝了蜜糖一样开心。

福洛希娜　先生，实话实讲，我非常重视这场官司。（他又把脸阴沉下来）倘若我败诉了这场官司，我可什么都完了。但是只要您出一点点力，我就能起死回生。我真恨不得您能亲眼见到她我一提起您那神采飞扬的样子。（他又喜笑颜开）她对我讲您的好话一直是笑不合口，因而说着说着，她就恨不得立马与您完婚，简直就是一副急性子。

阿巴贡　啊！福洛希娜，我为听到您这样的话非常舒畅。我应该如何感谢您才能表达我的心意呢？

福洛希娜　先生，您就依我这一次，帮我一回吧。（他又一本正经起来）对我而言，您的小恩小惠就是我的救命草，令我终生难忘。

阿巴贡　再见了，福洛希娜，我得赶紧回去，有几封买卖上的信等着我回复呢。

福洛希娜　求求您，先生，我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我确实急需钱以解燃眉之急。

阿巴贡　我这就去备马车，好让你们一块儿逛街去。

福洛希娜　我这样打扰您，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阿巴贡　晚饭还得等我去吩咐呢，到时别让你们空等着饭吃。

福洛希娜　先生，您就施舍一回吧，要知道，我会从中得到无尽的快乐……

阿巴贡　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必须离开你了，呆会儿见。

福洛希娜[①]　见你的鬼去吧，活像一只铁公鸡，恨不得你被阎王爷看中！我死活缠绕，他就是不肯出点血，但是，到嘴的肥肉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一头没有着落，另一头还是保证有收获的。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一个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阿巴贡，克莱昂特，艾丽丝，法赖尔，克罗德妈妈，雅克师傅，荞麦秆儿，干鳕鱼。

阿巴贡　行，现在我要你们都过来听我的派遣、指定任务。先从你，克罗德妈妈开始，你过来。（她手里正好有一把扫帚）正好，你手里拿着干活的伙计，你就把我的屋里屋外清扫干净，包括洗擦家具这活，但是切记一点：擦时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擦得恰到好处，擦重了会损坏家具，擦轻了又怕不干净。除此以外，你要负责在晚宴上看管酒瓶，不准缺少，也不许弄碎，否则就会有对你的相应处罚，我会从你工资里得到我的赔偿。

雅克师傅[①]　这种处罚十分狡猾。

阿巴贡[②]　你的任务已派定完，你先走吧。[③]荞麦秆儿，你，过来，还有干鳕鱼，你，也过来，你们的任务是清洗杯子，替人倒酒；但是也须切记一点：人家不喝不准随便劝酒，暗示人家该喝酒了。这样的坏习惯实在不可取，可偏偏一些不懂事的跟班却这样做了。如果你们要倒酒给人家喝，第一，人家催了一次以上才行；第二，倒酒前一定要在里面多加些水。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克罗德妈妈）”。
③ 克罗德妈妈退出舞台。

雅克师傅[①]　不错，不加水的酒会使人喝上瘾。

干鳕鱼　老爷，我们需不需要拿掉这些罩褂？[②]

阿巴贡　当然要脱，但不是现在，只有当有人过来时才脱。但是脱了之后，切记：小心为上，不要让衣服沾上污点之类的。

荞麦杆儿　老爷，你又不是不清楚，我这制服的前面一块有处灯油渍。

干鳕鱼　还有我，老爷，这灯笼裤后部开了一个花（我是俗人，说话不文雅，希望老爷不要见怪），一眼能看到我的……

阿巴贡　闭嘴。你不会想着法儿让自己的背朝墙，而脸朝人吗？（阿巴贡顺手摘下荞麦杆儿的帽子，把它放在制服前面的油渍处。）就这样拿着你的帽子，当你照顾客人的时候，客人就不会再注意到了。[③] 还有你，我的女儿，你帮我照管好这些暂时挪开的东西，不要让它坏了，这事最适合于你们女孩子干了。但是，你另外一项任务是替我接待前来见你的我的意中人，你要和她一同去集市上走走。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艾丽丝　全记住了，爸爸。[④]

阿巴贡[⑤]　还有你，我这穿着时髦的儿子，我暂时不问罪你刚才的事；但你必须保证，要对她和颜悦色，不准板着脸儿。

克莱昂特　我，板着脸儿，为什么？爸爸。

阿巴贡　我的天！子女向来反对为父的再娶，一旦娶回来，子女便会对继母恨之入骨，这一点难道我还不清楚。如果要想让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② 罩褂：听差的为了使内穿的制服干净些，常在平时在外面穿上布罩褂。

③ 两个跟班退出了舞台。

④ 以一六八二年版本为依据，应在艾丽丝说的话后，阿巴贡多说一句话：“听见了，傻女儿。”他之所以模仿她女儿“听见了”的口气，主要是因为她对他的话的答复一脸不情愿的样子极其不满。然而一般认为莫里哀演时，常以面部反应来体现，所以这句话不一定得补加上去。

⑤ 艾丽丝退出舞台。

我把你最近所作的愚蠢之事置之脑后，那你就应该对这位姑娘笑脸相迎，热情款待才行。

克莱昂特　爸爸，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要想让我说，您娶她为我的继母我很支持，我做不到，也不想说谎。但是，您叫我要对她满脸堆笑，盛情款待，那不成问题，我肯定能十分出色地做到。

阿巴贡　不管怎么说，你给我小心一点就是了。

克莱昂特　这您就等着瞧好了，您肯定会对我的所作所为十分赞赏。

阿巴贡　这才像话。[1] 法赖尔，你替我多操一份心儿。哎，过来，雅克，你是我最后一个分摊任务的人。

雅克师傅　敢问老爷，我目前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您的车夫，又是您的厨师，不知道您想向哪一个身份先发话？

阿巴贡　两个同时指派。

雅克师傅　话虽这么说，但总有一个先后问题，到底哪一个放在前头？

阿巴贡　厨师。

雅克师傅　且慢。（他把车夫制服脱去，剩下一套厨师的衣服）

阿巴贡　啊！你这人，这是按哪种不成文的规矩做的？

雅克师傅　好了，您可以发话了。

阿巴贡　雅克，我打算今晚请人共进晚餐。

雅克师傅　这可是一件稀奇事儿！

阿巴贡　依你看，有什么好菜供我们吃的？不妨一一道来。

雅克师傅　当然好菜多着呢，关键是您必须给我足够的钱去买好菜才行。

阿巴贡　混账，为什么一句也少不了一个“钱”字！对他们而言，好像只有钱，钱，钱才是他们惟一的话题。是啊！他们开口

---

[1] 克莱昂特退出舞台。

闭口不离一个“钱”字。这“钱”倒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之谈了。您又在说钱了。

法赖尔　你这种答复太没有道理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如此无礼的话。难道哪个人会不知道，即使是一个痴呆子，他也能多花些钱做出可口的好菜来，这不足为怪。但是，作为一个手艺高明的人，应该这样做：以花最少的钱做出最可口的菜来。

雅克师傅　花最少的钱做出最可口的菜来！

法赖尔　不错。

雅克师傅　唉呀，我的管家先生，说句心里话，如果你愿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那我情愿把这厨师的职位拱让给你，而且还对你的大义行为感恩零涕呢。目前你倒好，家里上上下下什么都管，真是吃饱了没事儿干，多管闲事。

阿巴贡　少费话。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

雅克师傅　这用不着我，有您的管家先生就行了，因为他能比我以花最少的钱做出最可口的菜来。

阿巴贡　够了！够了！我希望听到你本人的打算。

雅克师傅　今晚共有多少人共进晚餐？

阿巴贡　不是八个，就是十个人。就以八个人为本吧。因为做够了供八个人吃的，再多供两个人是不在话下的。

法赖尔　那是自然。

雅克师傅[①]　那就这样定吧！这就需做四份好汤、五道主菜。好

---

①　以一六八二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下面一段对话：雅克师傅，那就这样吧！上四份葱、蒜、香菇料的羹汤，即所谓的刺姑羹、鹌鹑油菜汤、什锦素汤、鸭子萝卜汤。再上五道主菜，主要是：炒子鸡、小鸽子肉馅饼、小牛喉头腺、奶油鸡肉汤、编笠菌。阿巴贡 真是他妈的见鬼！这几乎可以供全城人食用了

雅克师傅把烤好的东西装在一个特大的盘子里，并堆积成宝塔状，这样烤货主要有：一大块下江小牛的里脊、三只野鸡、三只肥子鸡、十二只家鸽、二十四只鹌鹑、三十六只蒿雀……”这里，如果演出时重点突出阿巴贡不耐烦的样子，可以省略不演，如果演出时重点突出雅克师傅是如何不照顾阿巴贡的反对仍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配菜方案时，可以出演这部分内容。

汤……主菜……

阿巴贡　见你的鬼去吧！你这样做岂不可以供全城人吃的了。

雅克师傅　烤的东西是……

阿巴贡　（急忙捂住了他的嘴）我的天！你这混账，难道你想让我为此倾家荡产？

雅克师傅　一起连同烧烤东西的是……

阿巴贡　　还有？

法赖尔　你什么意思，难道老爷请客，想要让人家撑死吗？这死命吃喝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客人是十分有害的。不信，你去查查卫生手册，探问一下医生，是不是多吃有害于人的身体？

阿巴贡　此言妙也。

法赖尔　厨师啊，有一点你和你那些同行必须了解：如果有人上的菜多得吃不了，那肯定这店有问题，八成是家黑店。相反，如果你款待朋友，那上的菜饭就应该以清淡而少为妙。有位古人说得不错："人是为了生存而饮食，而不是为了饮食而生存。"[①]

阿巴贡　啊！此言真妙！过来，这可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妙格言，我要为此拥抱你一下。什么"饮食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并不是为了饮食……"错了，不是这样说的。你再说一次，如何？

法赖尔　"人是为了生存而饮食，而不是为了饮食而生存。"

阿巴贡　不错。唉，你听清楚了没有？[②]这是哪一位伟人说的话？

法赖尔　我倒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

阿巴贡　好，你把这话给我记住并写下来，我要在我饭厅的壁炉上刻上这些金字。

法赖尔　没问题，我必定照办。你把晚饭交给我去操办就行了。

---

① 苏格拉底曾说过："人是为了活着才吃东西，而不是为了吃东西才活着。"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法赖尔）"。

一切都会在我手中落实好的。

阿巴贡　行,这件事就交给你管了。

雅克师傅　那真是太妙了:我可以为此减少不少麻烦。

阿巴贡　你应该好好调配一些倒人胃口的食物,让人见了不想,吃了也即刻就饱的食物,比如油水较多的红烧羊肉、栗子肉馅的点心之类的。

法赖尔　这事包在我身上,您不必为此操心了。

阿巴贡　行,那么,我的大师傅,你现在就去擦干净我的马车。

雅克师傅　且慢。这是对车夫发话。(他又穿上了他的罩褂)您是说……

阿巴贡　等会儿要坐马车去逛街,所以你现在就去清洗马车、备好马……

雅克师傅　老爷,您指的是那些吗?说句实在话,这些马已经饿得皮包骨头、无力气再为您干活了;而决不是因为累得筋疲力竭而无力行走。唉,这些马儿呀,真叫人心疼。原因就是因为您老是没有让它们吃饱,天天挨饿,这些马儿会肥膘吗?

阿巴贡　真是不听不知道,怎么一想叫它们做事,它们就立马生病动弹不了啦。

雅克师傅　老爷,平日不派用场难道就没有吃饱的份儿?要是它们能时常吃饱,那干活的劲肯定比以前会大十倍;它们本来是很乖的,可是现在,一想到它们气息奄奄的样子,一看见它们挨饿受罪的惨状,我心里就特别悲痛难忍。人也是有感情的,就拿我来说,我就是以省吃俭用自己的口粮来填补它们食物不足的缺陷来表达我对它们的感情。可是,老爷您,难道就没有对它们动过恻隐之心?您这样做,实在太残酷,太不人道了。

阿巴贡　就让它去逛逛街这极其轻松的活儿,难道也会无力支撑?

雅克师傅　不,老爷,万万不可,况且我也不忍心鞭打它们、对它

们发怒呀。看一看它们那惨兮兮、笨拙拙、毫无生气的样子，您怎么还能让它们再次为您服务、让它们赶集去呢？

法赖尔　老爷，不必再为此犯愁了。我已经与街上的毕伽底人[①]商量好了，由他们备车，而且，今晚的晚饭还得靠他呢。

雅克师傅　这也行。至少叫它们丧命于他人手中比丧命于我手中会让我好受一些。

法赖尔　大师傅，你可真是一个聊天高手呀。

雅克师傅　管家先生，你不也是一位兵来将挡的高手吗？

阿巴贡　不要再烦我了。

雅克师傅　老爷，我生平最恨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因为在我眼中，这些溜须拍马的人，凡是做何事，即使是时刻检查一下面包、酒、劈柴、盐、蜡烛一类的事，总逃离不了讨好人，奉承人这一份儿。一想到这些就令我作呕。而凡是听到有关您的零言碎语，我心里就特不舒服。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您在我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这世界上，除了那些马，我最爱的莫不过对您的真挚感情了。

阿巴贡　什么？雅克，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他们说了些什么？

雅克师傅　老爷，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您得保证，不管我告诉您什么，您可别为此怪罪于我。

阿巴贡　怎么会怪罪于你呢，不会！

雅克师傅　还是免了吧，依我看，百分之八九十您要怪罪人的。

阿巴贡　决不会，恰恰相反，我不仅不会为此怪罪人，反而很乐意听听其他人是如何评论我的。

雅克师傅　老爷，您要是偏听不可，我就对您实话实说吧。这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说您好话的。而且一旦人家开口提起您就是铺天盖地的酸话。他们还时时刻刻地以您吝啬这一点

---

① 毕伽底：旧时法国的一个省，位于法国北部，地处海边。

作为笑料讲给人听，以此嘲笑您。我听人说：您为了让自己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少吃一点粮食竟在自己专门印制的历书中把一年四季的斋日[1] 和举行圣典之前吃斋的日子加了倍。我听人说：您为了借故不给下人一些东西，竟然凡逢过节或下人们休息之时专挑他们的刺儿。我还听人说：您竟然因为街坊家的猫偷吃了您还未吃完的一块羊腿而上告猫的不是。我又听人讲：某一天晚上，您为了让马少吃些料竟然深夜到马棚去偷荞麦，结果被在我以前的那个车夫痛打了一顿，而您却是黑夜里只得自认倒霉，自讨苦吃。总而言之，您还想听听人家怎样评论您吗？只要你到处走走，任何角落都行，总会有那么一批人在攻击您，以您的所作所为作为笑料相互分享。他们凡是谈起您，总是以吝啬鬼、钱串子、财迷、放高利贷的称呼作为您的代名字。

阿巴贡　（狠狠地揍他）你这白痴、笨鬼、混账、恬不知耻的家伙。

雅克师傅　得！得！怎么正好被我说中呢？您总是这样：我实话实说吧，您会怪罪于我；我不说吧，您又死活不肯放过我。总之一句话，您对我不信任。

阿巴贡　您应该学会如何把话说好听一点才对。

第 二 场

雅克师傅，法赖尔。

法赖尔[2]　大师傅，依我看，你可真是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啊。

雅克师傅　见鬼！你少来这一套，称什么雄，不就是刚来的吗？我不用你关心我的事。到时我打你之时可别忘了开怀大笑；可

---

① 斋日：天主教教条上有这样一条：每季初始的第一个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这三天为戒斋日。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笑）”。

也用不着在我挨打之时笑呵呵的。

法赖尔　哎呀！大师傅，你可别为了此事跟我怄气。

雅克师傅[①]　嗨，瞧他那样子，好像是气馁了。好，我今天要露一手让他瞧瞧，我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惹的。[②]笑先生，我在你笑的时候偏不笑，这一点可别忘了，但是倘若你惹我生气，我非叫你立马变脸换一种笑法。（雅克师傅威吓着法赖尔进退无路，一直到了舞台边沿。）

法赖尔　哎！别着急。

雅克师傅　什么，不用着急？可我却偏偏开心这样做。

法赖尔　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雅克师傅　坏家伙，还跟我讲道理，先瞧瞧自己吧。

法赖尔　大师傅……

雅克师傅　别左一个大师傅，右一个大师傅，我向来不喜欢什么糖衣炮弹的攻击。看我不拿棍子打你才怪呢。

法赖尔　什么，棍子？（这时法赖尔正像刚才他威吓自己一样，把雅克师傅逼迫到舞台边沿。）

雅克师傅　哎呀！这可不是我所说过的。

法赖尔　傻瓜，难道打你的是我，你不知道吗？

雅克师傅　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法赖尔　你以为自己很风光吗？不就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厨师吗？

雅克师傅　我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很明白。

法赖尔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威力比你大吗？

雅克师傅　我心里明白。

法赖尔　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想教训教训我？

雅克师傅　唉，刚才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法赖尔　可是我生来偏最最讨厌你所说的玩笑。（雅克被法赖尔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轻轻地，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添加“（声音宏亮）”。

揍了一棍）今儿个我要让你尝尝并不是什么玩笑都可以开的滋味儿。

雅克师傅[1]　说老实话？见鬼去吧？我说了老实话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反而挨了骂又挨了打。好，从今天起，我就再也不吐露真言了。这天下真是反了，除东家有揍我的权力外，这管家先生算什么呀，竟然也想揍我。哼，今日儿先记这笔账，来日再报这一棍之仇。

第三场

福罗希娜，玛利雅，雅克师傅。

福罗希娜　雅克，你们老爷是否在家，你知道吗？

雅克师傅　当然在了，为什么不呢？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福罗希娜　那就麻烦你去通报一声，说我们已经到了。[2]

第 四 场

玛利雅，福罗希娜。

玛利雅　哎呀！福罗希娜，对你说实话吧，我非常担心这次见面，要知道我现在觉得浑身不自在呢。

福罗希娜　这是为啥呢？什么事令你念念不忘呢？

玛利雅　哎呀！这你还不懂，却偏明知故问？作为一个年轻女子，转眼就得受苦受累，难道不恐惧万分还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福罗希娜　什么事能瞒得过我的眼睛？人死也要死得痛快些，但是对于你来说，接受阿巴贡并不是你所说的情愿受的惩罚。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一个人）”。

② 以一六八二年版本为依据，在这句话之后雅克应还有一句话，即为：“哼！我们活得很好……”而在一七三四年版本中，则删除了这句话。

一见到你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知道你还念念不忘你对我谈起过的那一位青年小伙子。

玛利雅　不错，对于你，福罗希娜，我不想隐瞒我的真实想法。确实，一见到他探望我们时那极有教养的仪态，我就动心了，我对他的印象不坏。

福罗希娜　但是对于他的背景，你又知道什么呢？

玛利雅　我确实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但是我却知道他的仪态举止很吸引人；所以，如果叫我在他和你们给我介绍的丈夫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一提要与他会面，我就万分难受。

福罗希娜　我的天啊！虽然那些长相得体的年轻小伙子在谈情说爱这方面技能都很高，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相当穷苦潦倒，与要饭的并无差别；相反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却腰缠万贯，你要是跟了他们，金银财宝自不在话下会归你所有。虽然嫁给我对你说起的那位老头，你也许开心不起来，而且会对他产生嫌恶之感，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你要信任我，你和他不会呆长的；要不了多长，他就会命丧黄泉，到时你再另抱琵琶嫁人也不晚，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新郎不就把损失的补偿回来了吗？

玛利雅　我的天啊！福罗希娜，我们这样诅咒他人死亡以换来自己的幸福，岂不是在作孽吗？而且他并未能按我们所部署的那样说死就死的。

福罗希娜　你这话就扯远了！你是因为要不了多长就会守寡才嫁他为妻的，这在婚约上应该列明。在我看来，他要是在三个月之内还不乖乖地去见阎王爷，那就太不识抬举了。这不，才说到他，他就来了！

玛利雅　唉呀，福罗希娜，这人长得真丑啊！

第 五 场

阿巴贡，福罗希娜，玛利雅。

阿巴贡　哎呀，我的美人，希望你对我戴着眼镜来见你不要生气。虽然我也明白，不戴眼镜也能看到你那美若天仙、婀娜多姿、神采奕奕的样子。但是为了看清楚你这颗美丽之星，我不得不配戴着眼镜。在我眼中，我一直这样认为，而且也确信这么一个事实：你是一颗耀眼的星星，而且在天上群星中数你最耀眼。哎呀，这是为什么，福罗希娜？她为什么见了我，话也不说一句，脸也不露一点笑？

福罗希娜　她这副样子是因为见了你既惊奇又兴奋，所以目瞪口呆了。而且你也知道，女孩子不像你们，有什么话总是憋在心里，见人也是一遮三掩的，是因为惧生，怕难为情的缘故。

阿巴贡　你言之有理。[①] 哎呀，我的小美人儿，这位是我的女儿，她来伺候你来了。

第 六 场

艾丽丝，阿巴贡，玛利雅，福罗希娜。

玛利雅　小姐，真抱歉，我本该早一步来看您的，却迟到了，请您不要见怪。

艾丽丝　小姐，是我该说声对不起才对，应该由我前去探望您。这不，还是被您领先一步了。

阿巴贡　啧！啧！啧！这傻丫头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都这么高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玛利雅）”。

又这么庞大了。

玛利雅　(对福罗希娜轻轻地说道)噢！这人真令人作呕！

阿巴贡　这小可人刚才在嘀咕什么？

福罗希娜　她说您真惹人爱。

阿巴贡　是吗？我的小可人，你真是太抬举我了。

玛利雅　(旁白)笨猪！

阿巴贡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抬举。

玛利雅　(旁白)哎呀，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阿巴贡　看，我儿子过来了，他也对你光临寒舍来致敬了。

玛利雅　(旁白，对着福罗希娜说。)啊！福罗希娜，你知道我见谁来着？就是这位我向你提的年轻小伙子呀！

福罗希娜　(对玛利雅说)这天下的事实在太巧合了。

阿巴贡　你是不是对我有如此大的孩子而感到震惊，不过不要紧，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他们走远的。

第 七 场

克莱昂特，阿巴贡，艾丽丝，玛利雅，福罗希娜。

克莱昂特[①]　小姐，说句实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样的场合下相遇。前几天，当他对我谈起他想要您这件事时，我着实为此吃惊了一会儿，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玛利雅　可不是。与您一样，我对这次见面也是料想不到的，心里没底儿。

克莱昂特　小姐，我真的很庆幸，也很兴奋能见到您、与您相识，因为凡是被我父亲盯上的女子肯定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说句真心话，我不愿意您以我继母的身份和我相处，所以要想让我为此事而祝贺您，我是难以启齿的；而且，我也希望您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玛利雅)”。

会拒绝我叫您继母。也许我对你说这样的话，在别人眼中是极其无礼的；但是您，我确信，应该心领神会我所说的话。因为发挥一下您的想像力，小姐，您肯定知道我是如何深恶痛绝这档子亲事，他对我来讲简直就是一个污辱、一笔损失。所以，要是我父亲能让我说真心话的话，那我肯定会对您说：要是我有权力当家作主的话，我就不会成全这门亲事的。

阿巴贡　这成何体统，简直是胡闹，贺喜有你这样贺的！对人说话，也不看看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玛利雅　而我呢，想说的也只有这么一句，再无其他可言的，那就是：我赞同您的看法，您对我当您的继母深恶痛绝，并不说明我对您当我的前房儿子这一事就不深恶痛绝了。但是您可不要误会，我这样做并非有意伤害您，如果您真的为此痛心疾首，那我心里也会不好受的。但是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实属无奈，请您信任我；如果这门亲事刺伤了您的心，我是不会赞同的，这是我的真心话。

阿巴贡　说得太精彩了。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祝贺就该用这种方式反驳才对。我的小可人，我儿子他年纪轻轻，说话不知轻重高低，刚才的那番傻话是无心的，请你千万别怪罪于他。

玛利雅　这您大可不必操心，相反，我并不在乎他刚才对我所说的一番话。对于我来讲，爱听的正是他吐露真言、滔滔不绝的样子。我特别青睐实话实说的人。也就是说，我最瞧不起人家说话假惺惺的，要不，我会瞧不起他的。

阿巴贡　您真是肚量大，就这样饶了他一马。我相信，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会善解人意，恶劣的心情也会扭转过来的。

克莱昂特　父亲，我决不。小姐，请你记住我所说的话，我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

阿巴贡　你怎么能这样口出狂言呢？他简直让我瞧不下去，太不成体统了。

克莱昂特　难道您希望我假心假意吗？

阿巴贡　还强词夺理？难道您不会换种方法说？

克莱昂特　行！没问题，现在我就按您的要求，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我的心意。小姐，请允许我以家父的身份对您表露心迹：您是我平生以来见到的最为美丽的女子；如果我能博得您的欢心，我将感到幸福无比；如果我能成为您的丈夫，我将视之为一种荣誉，是我的福气，为得到它，我将对帝王之位嗤之以鼻。小姐，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娶您为妻，你将是我的全部所有：而这正好是我的抱负；如果我能得到您这珍稀之珠，即使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一定奋力向前挺进……

阿巴贡　行了，行了，我的孩子。

克莱昂特　我这不是对小姐表达了您的心迹吗？

阿巴贡　我的天啊！难道要对她表达我的心迹，还用得着你替我说吗？难道我是哑巴，自己不会说？行了，先去拿几把椅子过来吧。

福罗希娜　用不着了。依我之见，还不如现在我们就逛集去，也好趁早回来，然后才有更多的时间和您聊一聊。

阿巴贡[①]　那也行，请套车吧。[②]可人儿，请您为我没有在你逛集之前考虑到用点心之事宽恕我吧。

克莱昂特　不，爸爸，我已经借您的名义准备好了几盘中国桔子、柠檬和蜜饯。

阿巴贡　（向法赖尔轻轻地说）法赖尔！

法赖尔　（对着阿巴贡说）他发疯啦。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荞麦杆儿。）”这时荞麦杆儿已出现在舞台。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玛利雅）”。

克莱昂特　爸爸，您不会嫌我准备的太少吧？我想小姐她不会见怪的。

玛利雅　哪里，哪里，其实根本就不必为此而作准备。

克莱昂特　小姐，您见过比我父亲手上所戴那粒钻石更亮的吗？

玛利雅　没有，它是我所见中最为明亮的。

克莱昂特　（他把钻石从父亲手指上摘下来并递给了玛利雅）您应该走近仔细瞧一瞧才对。

玛利雅　是啊，这实在是太美了，看这光芒，多亮啊！

克莱昂特　（他阻止玛利雅把钻石返还给他父亲）小姐，不要这样，这钻石只配戴在您这样的凝脂玉手上才对。我父亲把它送给您了。

阿巴贡　什么，我？

克莱昂特　爸爸，您不是希望为了您，小姐应该收入这份钻石礼物吗？

阿巴贡　（旁白，对他儿子说。）什么？

克莱昂特　您不好意思问吧！[1] 您收下吧，这是他的一片心意。

玛利雅　我不要……

克莱昂特　这怎么行？ 他是决不会再要回它的。

阿巴贡[2]　这真要活活气死我才行啊！

玛利雅　这是不是……

克莱昂特　（他一个劲儿地要求玛利雅不要返还钻戒）不行，您听我的没错，要不他会觉得面上无光的。

玛利雅　请您……

克莱昂特　这万万不可。

阿巴贡　（旁白）这该死的……

克莱昂特　您看，他都在为此生气呢，快收下吧。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玛利雅）”。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阿巴贡　（向他儿子轻声地说）啊！ 你这不孝之子！

克莱昂特[①]　看呀，他已经气急败坏了。

阿巴贡　（向他儿子轻声地说，并且夹带一丝威胁的口气。）你这不就是要了我的命呀！

克莱昂特　爸爸，你不该怪我。她在我死活的劝说下仍不肯收留它。

阿巴贡　（向他儿子轻声地说，样子是又恼又急。）你这混账！

克莱昂特　小姐，您也见到了，为了您我被我父亲训斥了。

阿巴贡　（仍然气急败坏的样子对他儿子说）你这混账东西！

克莱昂特　小姐，您就不要再推三辞四的了，看他这副样子都快急成病了，您就成全他吧。

福罗希娜　我的天啊！ 这一推一拉的，何时才是一个尽头呀！ 既然先生执意要你收下，你就成全他的好意行了。

玛利雅[②]　好，为了使您不再动怒，我就先替你保留它，到时还您也不迟。

第 八 场

阿巴贡，玛利雅，福罗希娜，克莱昂特，荞麦杆儿，艾丽丝。

荞麦杆儿　老爷，门外有一人说要见您。

阿巴贡　回去对他说，这会儿我有事，下次吧。

荞麦杆儿　但是，老爷，他说他是来送钱给您的。

阿巴贡[③]　抱歉！ 我马上就回来。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玛利雅）”。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阿巴贡）”。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玛利雅）”。

第 九 场

阿巴贡,玛利雅,克莱昂特,艾丽丝,福罗希娜,干鳕鱼。

干鳕鱼　(他急匆匆地跑过来,一头撞倒了阿巴贡。)老爷……

阿巴贡　哎呀!你这死鬼,看把我摔成什么样了。

克莱昂特　哎呀!爸爸,你没事吧?您哪儿不舒服?

阿巴贡　这死鬼肯定是被那些债户收买了想害我于死地。

法赖尔　没多大事儿吧。

干鳕鱼　老爷,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跑得越快越好。您就放我这一马吧。

阿巴贡　你这刽子手,你跑这儿是为啥?

干鳕鱼　我是跑来对您说,那两匹马已经脱掌了。

阿巴贡　那还不快去马掌铺换新掌。

克莱昂特　爸爸,既然马要去换掌,还不如趁机让我替您照顾一下这些客人。我先带小姐去花园走一圈,然后再在花园里头吃点点心。

阿巴贡①　法赖尔,我托你办件事,当他们在用点心之时,你一定要时刻注意叫他们尽量少吃一点,然后把他们省下来的点心再次送回铺子。

法赖尔　是,老爷,我肯定照办。

阿巴贡②　唉!我真搞不清楚,这小犬子今天是有意想害我还是为了什么?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该是舞台上只剩下阿巴贡和法赖尔两人。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一个人)"。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克莱昂特，玛利雅，艾丽丝，福罗希娜。

克莱昂特　来，到这里来，里面舒服多了。现在在我们身边都是自己的人，我们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了。

艾丽丝　正是，小姐，刚才我哥哥已经把他的苦闷全都吐露出来了，这够难为他的了。碰上这等倒霉的事，他不心急，不苦恼才怪呢，而我，因为知道您俩的事，所以也格外同情您，站在您们这一边。

玛利雅　哎！对我来讲，您这样热情地站在我一边，实在感到很宽慰。小姐，我有一个奢望，那就是对我这种生来命苦的人，希望您永远能如此地友善待我，因为有了这位情深义重的朋友，我会感到没有白来这世上一趟。

福罗希娜　唉！你们两个够可怜，够不幸的。要是我能及早知道你们俩的事，今日何苦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呢。事情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克莱昂特　你又能如何呢？怪只怪我没这福分，也许这是上天的安排。但是，我可爱的玛利雅，您将如何应付这种场面呢？

玛利雅　哎！我还会有什么行动？我除了唉声叹气，空抱幻想外，还会有什么举措呢？

克莱昂特　难道在您心里，我对于您而言，根本是毫无希望、无依无靠的吗？难道您也不想为此多关心关心我、多帮我策谋策谋、多从中周旋周旋吗？

玛利雅　您想叫我说什么好呢？如果您从我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我的情形，您就会知道我为何束手无策了。这样吧，您想办法，我一定听您的，说一不做二，怎么样？我认为你不是那种逼我不守妇道、败坏名声的人，你肯定是讲道理的人，是不是？

克莱昂特　哎！一想到要顾及您的纯洁、顾及您的礼节，我就脑袋发胀、坐等毙命，一个主意也冒不出来。

玛利雅　但是您希望我该如何做呢？即使我不顾及自己作为女人应遵守妇道人家的礼节外，我也该为我母亲着想一下。是她把我一手拉扯大，把我当心肝宝贝一样看待，如果我这样专顾及到自己的幸福，那她肯定为此伤心不止的。但是，要是您有本领去跟我母亲说，叫她转变观念成全我们，那我就听凭您的呼唤，您说东我决不向西。要是我有权力决定大局成全我俩的事的话，我早就心甘情愿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母亲心中所想的事啦。

克莱昂特　福罗希娜，我亲爱的福罗希娜，你忍心拆散我们俩吗？

福罗希娜　哎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自然非常乐意助你们一臂之力啦。你有所不知，面慈心善向来是我与生俱有的一大特点，总是在关键时刻铁不下心来。凡是见到有情人真心相爱却困难重重的时候，我总是尽力而为成全他们。所以，对你们的事我不会推辞的，关键看你想叫我干什么呢？

克莱昂特　你就替我们想个办法吧，求求你了。

玛利雅　你就为我们指示一个方向吧。

艾丽丝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帮他们策谋策谋吧。

福罗希娜　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①]。至于你母亲方面，她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能够劝她叫你别嫁给他父亲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玛利雅）”。

而是嫁给他儿子[1]。依我之见，麻烦的关键在于你父亲那一边。

克莱昂特　此言不差。

福罗希娜　我的意思是，不要让他知道你不想与他成亲，否则他这人会一辈子记住这个耻辱的。到时如果想叫他成全你们两个，他肯定会插手阻止。因而依我之见是要出个一箭双雕的主意，让他自己放弃这门亲事，为此你就必须处处惹他生气，令他对你不满为止。

克莱昂特　说得太棒了。

福罗希娜　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让我思考一下。对了，要是有这样一位中年妇女，她和我一样乖巧玲珑又会矫揉造作地装扮一位达官妇人，身边又有一批随从；而称谓又十分地诱人耳目，比如是位侯爵夫人或是位子爵夫人之类的，财产上又拥有下布列塔尼[2]这一领地，那么我敢打赌，我就有法儿使你父亲听信我的话。我会说她是一位贵妇人，阔得很，除了房产外，现金就有十万艾居，这妇人没有别的奢求，只希望能嫁给他，哪怕把她所有财产都送给他也行，你父亲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这门亲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不喜欢你，但相比较而言，他视钱如命，所以一旦他和你悔了婚约之后，他倘若再向我们索要那位侯爵夫人的财产时，为时可就太晚了，谁叫他自投罗网呢？

克莱昂特　嗯，你这个想法很奇特。

福罗希娜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因为我就有在这方面演技很高的女朋友。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克莱昂特）”。

② 布列塔尼：它位于法国西部一个相当遥远的布列塔尼半岛的西部。

克莱昂特　福罗希娜，如果此事一举成功，那么我一定会用重礼感谢你的一番好意，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但是，玛利雅，对于你来说，任务就是如何迫使我父亲悔婚了，要是真能这样，那我们的事就希望在即了。你应该充分利用您的才貌、用您的温柔、用您的娇态、用您的哀怜来动摇他的决心。我坚信，您在这方面肯定会成功的。

玛利雅　得，我已铭记在心，也会竭尽全力的。

第 二 场

阿巴贡，克莱昂特，玛利雅，艾丽丝，福罗希娜。

阿巴贡①　这成何体统！我这大逆不道的儿子竟然亲吻了一下他这没过门的继母的手，而这没有过门的继母竟然毫不犹豫地把手伸了出去。莫不是这俩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艾丽丝　呃，父亲来了。

阿巴贡　已经备好了马，现在你们可以想走就走了。

克莱昂特　您不去吧，爸爸，让我随同他们前往好了。

阿巴贡　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自己会去的。你就留下来陪我吧，此刻我也离不开你啊。

第 三 场

阿巴贡，克莱昂特。

阿巴贡　啊！这样吧，我们先不讨论她是否要成为你继母这一事，我们仅就个人发表意见吧，你认为她这人如何？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没有任何人瞧见）”。

克莱昂特　我认为她这人如何？

阿巴贡　是啊！你如何评价她的言谈举止、她的身材、她的容颜、她的才智？

克莱昂特　也不过如此。

阿巴贡　什么叫做也不过如此？

克莱昂特　明眼人说明话吧，我对她的印象反而下降了。我认为她是一个言谈举止很随便、身材没有曲线条、相貌一般、才智低陋的人。当然，爸爸，请你不要误会我所说的话，以为我在故意挑剔她，破坏您对她的良好印象，因为谁作我的继母，我都无所谓。

阿巴贡　但你刚才向她说的一串话……

克莱昂特　不就是为了您，要不我才死活不肯如此赞美她呢。

阿巴贡　照你所说，你没有对她产生好感过？

克莱昂特　我？开玩笑，绝对没有。

阿巴贡　唉，这太叫人遗憾了。看样子，我只有放弃我原先的想法了。本来当我见到她与我年龄相差之大时我打算不再娶她，因为怕其他人在背后对我说三道四，说我老风流，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因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我托人求亲就不能随便悔约才对。因此，要是你对她有好感的话，我就拱手让给你得了。

克莱昂特　让给我？

阿巴贡　让给你。

克莱昂特　成亲？

阿巴贡　成亲。

克莱昂特　您听我讲完：我的确对她有些不满意，但是既然您叫我娶她为妻，为了不逆您的心，爸爸，我就决定还是娶她为妻的好。

阿巴贡　我？我可没有逼迫你的意思，因为我比你更加讲道理。

克莱昂特　这倒没什么，为了顾全您的面子，我接受这点困难又

算什么呢？

阿巴贡　不，不，婚姻只有心心相印时才会美满，你对她没有好感是不会有美满的结局的。

克莱昂特　但是，有一点爸爸您不知听说过没有，那就是爱情往往是婚姻的结晶，兴许我和她成婚后会美满起来的。

阿巴贡　不，对于我们男子汉来说，这可是终生大事，马虎不得；否则麻烦就会接踵而至，这又何苦呢？要是你对她有好感，那我可以不娶她，让给你做妻子，但是现在你既然对她没有任何好感，我也不会勉强你，还是照预先的安排，我娶她为妻得了。

克莱昂特　好了！爸爸，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把我俩的私情对你明言了吧。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出走闲逛，忽然瞥见了她，打那一眼起，我就日夜地思念她，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刚才我还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就是恳求你把她让给我作妻子，要不是您刚才说出您的担忧，我只得违心地央求您了。

阿巴贡　她家里，你去过了？

克莱昂特　是的，爸爸。

阿巴贡　共去几次了？

克莱昂特　自那次偶遇后，我经常去。

阿巴贡　她们不讨厌你？

克莱昂特　不讨厌，但是事先我没有告诉玛利雅我的真实身份，所以刚才出乎意料地在这种场合下相见，她目瞪口呆了。

阿巴贡　你对她说了没有？就说你喜欢她，并有意娶她为妻？

克莱昂特　我自然对她明言了，甚至于对她母亲，我也暗示过。

阿巴贡　她不讨厌你向她女儿求婚？

克莱昂特　不讨厌，她还很友善地对待我。

阿巴贡　她女儿也对你痴心一片？

克莱昂特　爸爸，要是仅从外相看，我认为她是痴情于我的。

阿巴贡[1]　我终于了解到我想知道的秘密，这会儿我心里可舒畅了[2]。好了！我的傻儿子，现在我告诉你下一步该如何做：你把这份痴恋她的苦心收藏起来吧，希望你从此不要再骚扰她。我还是要娶她为妻，而你呢，不出几日，就把我对你说的那个女人娶回来。

克莱昂特　好呀，爸爸，您竟然在骗我！行，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一步，我也豁出去了。我现在郑重地告诉您：不管是赴汤蹈火，还是其他，我一定要把我所爱的玛利雅拉回到自己的身边。我就不信我没有办法去说服她母亲让她支持我们俩的事。

阿巴贡　啊，你这混账东西？你胆敢存心与我作对！

克莱昂特　是您存心与我作对！与她相识我比你在先。

阿巴贡　我可是你的父亲呀？你就这样孝顺我？

克莱昂特　对不起，爸爸，爱情不分大小之别。在这件事上，作儿子的实在无法迁让给作父亲的。

阿巴贡　看样子只有死命地揍你一顿，你才会知道我是你什么人了。

克莱昂特　爸爸，我不会吃您这一套的。

阿巴贡　你不得再对玛利雅有非分之想。

克莱昂特　我不会屈服的。

阿巴贡　我得立刻取一根棍子教训教训你才对。

第 四 场

雅克师傅，阿巴贡，克莱昂特。

雅克师傅　哎呀呀！哎呀呀！我的老爷和少爷，你们这是触动了

---

① 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克莱昂特）”。

哪根神经呀？何苦唇枪舌战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克莱昂特　我不会放在眼里的。

雅克师傅　哎呀！少爷，你不要太冲动。

阿巴贡　你怎么能这样口没遮拦、如此无礼地对你父亲这样说呢！

雅克师傅　哎呀！老爷，你就宽宏大量，想开一点。

克莱昂特　我不会动摇我的立场的。

雅克师傅　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这样无礼地对老爷发话呢？

阿巴贡　你说，我是否应该揍揍他的无礼行为？

雅克师傅　什么？揍少爷？这简直是开玩笑！依我之见，先揍揍我才是应该的。

阿巴贡　雅克，你作个中间人帮我们说句公道话。如果你听了我们的争论以后，你一定会认为我在真理的一边。

雅克师傅　没问题[①]。请您离我远一点。

阿巴贡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女子被我看上并被我爱上了，所以我准备娶她为妻；想不到这不孝之子竟然眼中没有我这个父亲，口口声声说他也爱上了这位女子；并且也要娶她为妻，他简直就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雅克师傅　啊！听您这么一说，确实理亏在少爷。

阿巴贡　你说，哪有身为儿子的与父亲同抢一个女子的。他简直就是一个痞子！要是他还有一片孝心的话，就应该迁让父亲的才对！

雅克师傅　对，您有理。好，您就让我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吧。您就先留在这儿别走，听我的好消息。（他来到舞台另一侧找克莱昂特说理去）

克莱昂特　好吧！既然你被他选中作为中介人，让你主持公道，我也同意。因为在我看来谁是中介人都无所谓；而且，雅克，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克莱昂特）”。

我也非常希望你能站出来为我们这件事做出公平的裁判，是我对还是他对？

雅克师傅　啊，您太瞧得起我了。

克莱昂特　我喜欢上了一位美貌女子，我们俩人有情也有意，正好是天生的一对；但是我父亲却偏偏与我们过不去，他反而向这位女子求婚，想娶她作妻子。

雅克师傅　这理所当然错在他身上。

克莱昂特　像他这种上了年纪的人竟然恬不知耻地想娶妻成婚？他配得上谈情说爱吗？相反，他应该让这种好事由我们年轻人去做才对。

雅克师傅　你说的字字有理。是老爷他做得太过分了。好，让我去说服他吧。（他来到阿巴贡一边）行了！其实少爷他并没有你说的那样不近人意，现在他头脑清醒了。他对我说：他说他应该成为您的孝子，但因为起初太激动昏了头才口出狂言，激怒了您。现在他保证，要是您能对他友善些，并使他能娶回一个心心相印的女子，他就事事听您的，毫不反抗。

阿巴贡　啊！雅克，你回头对他说：如果他能通情达理，那么我就会成全他求我的事。前提是他不能娶玛利雅为妻，其他女子任由他选择，我决不干涉他的婚事。

雅克师傅　（他来到了克莱昂特这一边）这事由我处理好了①。好啦！其实老爷并没有您所描绘的那样不近人理；他对我这样说：是您大发雷霆让他十分气愤，是您这言行举止的作风令他作呕。如果您能对他和气一些，以儿子该有的礼貌对待他、尊重他、孝顺他、听他的话，他就允许您娶您心目中的意中人为妻子。

克莱昂特　啊！雅克，你对他说：只要他能让我娶玛利雅为妻，那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向克莱昂特）”同时把上面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省去不演。

我永远会孝顺他、听他的话，这一点请他不必担心我会变卦。

雅克师傅[①]　这事成了。他已经记住了您许下的承诺。

阿巴贡　这事就万事大吉了。

雅克师傅[②]　那就这样拍板吧。他对您所作的承诺也点头称道。

克莱昂特　太感谢这老天爷了！

雅克师傅　老爷，少爷，你们由于产生了一点点误解才会唇枪舌战的。现在好了，你们统一了立场，就该畅谈一次才对。

克莱昂特　多谢你，雅克，我会记住你的好处的。

雅克师傅　少爷，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阿巴贡　雅克，你该为你出色的办事效率得到奖赏[③]。行，你放心好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苦劳的。

（他把手伸进衣袋掏手绢，可怜的雅克师傅还以为他能得到一点点赏赐呢。）

雅克师傅　多谢老爷。

第五场

克莱昂特，阿巴贡。

克莱昂特　爸爸，我为刚才的顶撞道歉，请您息息怒吧。

阿巴贡　我不计较。

克莱昂特　说真的，我非常后悔刚才的所作所为。

阿巴贡　你倘若真的透悟过来，我就高兴了。

克莱昂特　您真是大好人，在这短暂时刻之内就不再记恨我的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朝着阿巴贡）”。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朝着克莱昂特）”。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当阿巴贡把手伸向他的衣袋的同时，雅克师傅也把手伸向了他；结果令雅克师傅失望的是，阿巴贡取出来的竟然是他的手帕儿，接着说：）”此外，把下面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省去不演。

所作所为了。

阿巴贡　对父母来讲，只要孩子听话孝顺，他们没有必要怀恨在心。

克莱昂特　是吗？你真的把我那滑稽可笑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阿巴贡　那全是因为你已悔过重新做人，重新听我的话，我又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呢？

克莱昂特　啊！爸爸，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好，我向您保证：我至死也会记住您所说的话。

阿巴贡　而我也向你保证：以后凡是你想要什么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会给你的。

克莱昂特　啊！爸爸，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求你给我玛利雅。

阿巴贡　你说什么？

克莱昂特　爸爸，我是说我非常感激你点头把玛利雅让给我。

阿巴贡　谁说给你玛利雅了？

克莱昂特　您呀，父亲大人。

阿巴贡　我？

克莱昂特　自然。

阿巴贡　你说什么？你不是承诺不要她了吗？

克莱昂特　我，不要她？

阿巴贡　没错。

克莱昂特　没门儿。

阿巴贡　你还是念念不忘地想娶她为妻？

克莱昂特　完全正确，而且我这念头比以前更加强烈。

阿巴贡　什么？你这混账，你又与我争啦？

克莱昂特　是啊，我为什么中途气馁呢。

阿巴贡　逆子，看你有多大能耐。

克莱昂特　那您就坐着瞧吧。

阿巴贡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克莱昂特　没问题。

阿巴贡　我要你走得远远的。
克莱昂特　走远就走远。
阿巴贡　我要与你断绝父子关系。
克莱昂特　没问题。
阿巴贡　我要剥夺你的继承权。
克莱昂特　悉听尊便。
阿巴贡　我咒骂你早死。
克莱昂特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任何恩惠[1]。

第 六 场

阿箭，克莱昂特。

阿箭　（手捧一只匣子匆匆从花园里钻出来）哎呀，少爷，急死我了。我正四处寻您呢，快，跟我来！
克莱昂特　有啥事？
阿箭　跟我来没错。这下万事大吉了。
克莱昂特　你说了啥？
阿箭　我说事情有眉目了。
克莱昂特　什么？
阿箭　我已整天憋着话。
克莱昂特　这到底是哪一件事？
阿箭　我找到了老爷埋藏的钱，而且已得手了。
克莱昂特　你是如何得逞的？
阿箭　来不及了，快走！我听见他在那边叫喊，过一会儿再向您从头道来吧。

---

① 在卢梭看来，莫里哀这幕喜剧很要不得，因为在他笔下描绘的父亲确实丢脸，但是为子的比为父的更丢脸，所以他以这一事作为例子。

第 七 场

阿巴贡。

阿巴贡 (他急匆匆地从屋里跑出来,来不及戴帽子,一个劲儿地在花园里叫嚷着抓小偷。)抓小偷! 抓小偷! 抓凶手! 抓杀人犯! 天啊,这还有没有王法,这苍天还有没有眼啊! 我这辈子可就随之完蛋了,被人暗地里偷走了我的钱,这简直是把刀往我脖子上搁呀。这小偷是谁呢? 目前他去了哪儿? 人又在哪儿? 他会躲在什么地方? 我又该如何才能把他抓回呢? 他朝哪个方向跑? 他不朝哪个方向跑? 他不是在那儿? 他不是在这儿? 这是谁呢? 站住[1]。你这死鬼,把钱还我……(他抓住的是自己的胳膊。)啊! 原来是我自己。天哪! 我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在哪儿? 我是谁? 我在这儿干吗? 哎呀! 我那多灾多难的钱啊,我那多灾多难的钱啊! 你可是我的患难之友啊! 现在你被人家死拖硬拉地从我这边夺走了。如果失去了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再有依托、安全、快乐,我的一切都随之而逝,我也会因失去你而丧命的。可现在,我又能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能。相反我却快要断气了,我快要死了,快要被人家埋葬了。天啊! 这世上难道无人把我从死之中拉回来? 无人把我那心肝钱送回来? 至少他们应该让我知道谁是小偷才对。哦? 你说什么? 没有人偷。这不可能,这偷我钱的人肯定在暗地里算计我,要不然怎么刚好与我跟那不孝之子谈话的当儿就被偷呢? 走。我要上诉,我要一一盘问家里上上下下:包括女仆

---

[1]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自己,并抓住自己的一条胳膊)。”同时把下面括弧和括弧内的动作略去不演。

人，男仆人，儿子，女儿，以及我本人。咦？这里围了一圈人！[①] 怎么？我一见谁，谁就像是偷我钱的人呢。哎！他们在聊什么来着？难道聊我的钱被谁偷一事？嗯，这小偷是否会在楼上？因为上面好像有动静。得得得，你们中谁知道小偷藏于何处？求你们了。他在你们中间躲着吗？为什么他们全满脸堆笑地盯着我？难道他们都参与了这偷钱一事？好，我要把警官、宪兵、队长[②]、法官、刑具、绞刑架、刽子手一并找来，让你们一个个都受绞刑而死。唉呀，我这钱呀，如果找不到它们，我还不如一死百了，上吊得了。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阿巴贡，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警务员　这事包在我身上：谢天谢地，我就是以这一行当吃饭的，难道我会不懂？而且这又不是我第一次才处理这种偷窃案子。不过，打心眼里我希望我从中挣到的一千法郎与我抓到的受绞刑而死的罪犯一样多[③]。

阿巴贡　每个法官都得为这件案子操心。倘若他们无力追回我

① 指围观群众。

② 指宪兵队的队长。“宪兵”原来指的是“弓箭手”。在十七世纪他们穿着短靴，拿着斧钺和队长一起捉拿逃兵和游民。

③ 在当时，公开用钱买个官职（司法和财赋）在法国是极其常见之事，包括警务员买卖在内，他归巴黎总监管制；大碉堡是他的办事处，其地位不及最高法院的法官。起初警务员只有八名，后来扩加到五十五名，他们着手处理民事案件，带有初审性质；而刑事则具有终审性质。既然用钱买官职，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这笔钱，那我就会把法官也上告上去。

警务员　我们应该按部就班地慢慢来。告诉我，那匣子里共有……？

阿巴贡　现金一万艾居。

警务员　一万艾居！

阿巴贡　一万艾居。

警务员　这贼胆子也够大的，数目不小嘛！

阿巴贡　对付这样的贼，应该动用任何刑罚才能让他尝尝偷这么多钱是什么样的滋味。倘若你们无力捕捉到他，那这世上就无所谓对最神圣东西的保障了。

警务员　告诉我这里面具体包括哪些钱物？

阿巴贡　里面全都是非常好的金路易和有实足价值的皮司陶耳。

警务员　谁是你怀疑的对象？

阿巴贡　任何人我都怀疑。所以我倒希望你把这城里所有的人都抓起来、关起来。

警务员　在我看来，明智之举是切不可铺张声势。我们应该顺藤摸瓜，找出一些证据，然后把这笔钱要回来。

第 二 场

雅克师傅，阿巴贡，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雅克师傅　（面朝里地站在舞台一角）我过一会儿就回来。现在就让你把这些东西宰好，烤一下它们的脚，然后用开水煮它们，把它们吊在楼板上。

阿巴贡　把谁吊起来？难道是吊那个偷我钱的混账？

雅克师傅　不是，我是想吊那个管家送来的小猪。今晚我想借此展露一下自己的身手。

阿巴贡　你不要乱跑题。对这位老爷说些老实话才是你该做的。

警务员　别紧张，我对人向来以平常心对待，不会让你出丑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件事。

雅克师傅　这位老爷今天也留下来共进晚餐吗？

警务员　我的伙计，当着你主人的面，你应该实话实说才对。

雅克师傅　是啊，老爷，为了让您今晚用餐愉快，我有多大能耐肯定会一古脑儿地尽情发挥。

阿巴贡　真是胡扯一通。

雅克师傅　要是我在施展自己烧拿手好菜才华时遇到麻烦的话，那应该怪责那位管家先生才对。因为是他为了节省钱财，才使我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阿巴贡　你这内奸，现在不是大谈特谈晚餐的事儿。我被人家偷走了钱，你知道吗？你又听到了什么风声？你必须一点不漏地对我讲实话。

雅克师傅　什么？您的钱被人家偷走了？

阿巴贡　正是，你这死鬼。倘若你不把钱交出来，绞刑就是你的下场。

警务员[①]　我的天啊！你别这样对他大发脾气。从他的长相看，我认为他是个老实人，因此他肯定会对你说出你想了解的事情，而不必为此进监狱[②]。的确如此，我的伙计，你就对你主人实话实说吧。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不仅不会为此责怪你，反而会重赏你。你听到任何关于你主人的钱被偷一事的消息吗？

雅克师傅　（旁白）今天正是我报复管家的大好机会，我可得充分利用它才是。是他自进了这大宅以来使我失宠，反而必须事事听他的；是他使我刚才挨了几棍，这一切我怎么会轻易忘却呢？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阿巴贡）”。

② 对着雅克师傅。

阿巴贡　你脑袋瓜里想的是什么？
警务员　由他想好了。说不定他正在思考如何对你道出真言，不辜负你的厚望呢。
雅克师傅　老爷，您不是想听实话吗？那我告诉您，我认为这是您那位称心如意的管家先生做的好事。
阿巴贡　什么？会是法赖尔？
雅克师傅　正是他。
阿巴贡　会是他？可是，他对我一直是俯首听从的呀。
雅克师傅　就是他偷走了您的钱，我认为。
阿巴贡　你以什么为依据推定是他干的好事？
雅克师傅　以什么为依据？
阿巴贡　没错。
雅克师傅　我有一种直觉，认为是他干的……横竖是他干的，我确信这一点。
警务员　但是你必须有根有据才能这样说。
阿巴贡　你是否见到他在我藏钱的地方来回地徘徊？
雅克师傅　正是，他被我瞧见了。什么地方是您藏钱的地方？
阿巴贡　在花园里。
雅克师傅　没错。我瞧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花园里来回地徘徊呢！您是用什么来装您的钱的？
阿巴贡　用一个匣子。
雅克师傅　千真万确。我见到他时，他手中正好拿着一个匣子。
阿巴贡　那么你说，这匣子形状如何？它是否和我丢失的那只一模一样。
雅克师傅　形状如何？
阿巴贡　没错。
雅克师傅　不就是……不就是一个匣子应有的形状吗。
警务员　这当然了。但是为了避免出差错，还得让你对这匣子描述一下它的特征。

雅克师傅　这匣子很大。

阿巴贡　但我被人家偷走的却是一个小匣子。

雅克师傅　哦！没错，我所指的大，是相对于这匣子里装的东西；而你所指的小，是针对匣子本身而说的。

警务员　它呈什么色彩？

雅克师傅　什么色彩？

警务员　没错。

雅克师傅　它的色彩是……嗯，是这么一种色彩……[①] 您就暗示一下？

阿巴贡　啊？

雅克师傅　是红的吗？

阿巴贡　错了，是灰色调的。

雅克师傅　哎呀！正是，灰色——红色，这正是我想说的那种色彩。

阿巴贡　那还用再盘问？先生，你就把他所透露的全写下来吧。我的老天！要是这样的话，谁还值得信赖？这普天之下哪件事还值得人信赖？从此之后，也许我得怀疑我自个儿偷自个儿的东西了。

雅克师傅[②]　老爷，他正从那儿走过来了呢。您可万万不能说是我捅出了他。

第 三 场

法赖尔，阿巴贡，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雅克师傅。

阿巴贡　到这边从实招来吧。这可真是自古以来最不近人理、罪恶最大的一桩恶事。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阿巴贡)”。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阿巴贡)”。

法赖尔　老爷，您叫我做什么？

阿巴贡　什么，你这内奸，难道你不为这起坏事脸红害羞？

法赖尔　我不明白，我犯了什么罪？

阿巴贡　你这死不要脸的，对我所说的罪名竟然还装聋作哑？似乎你不是其中的主角似的。你别再装聋作哑了，有人已经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了，你还想保密？想想看，对你，我可没有亏待你；可你呢，竟然这样蒙蔽我，专门潜入我家来暗算我，还对我下了这么凶狠的一招？

法赖尔　先生，在事实真相面前我也不想再次隐瞒、再次否认了。

雅克师傅[1]　哈！哈！哈！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暗算他一把还真的成功了。

法赖尔　我伺机在向您说明事情的真相，但一直没有等到这等良机。现在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那我只有希望你不要为此动怒，听我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阿巴贡　你这恬不知耻的小偷，你竟然还会有理由向我说明？

法赖尔　哎！先生，您不必对我大声吼叫。虽然我做得不对，但是如果您静心思考一下，您就会发现我的错还是能使人原谅的。

阿巴贡　什么，使人原谅？像你这样暗害我？像你这样图谋不轨？

法赖尔　现在，请你先消消火。你听我一一道来，然后您就会认为，我所做的并不丢脸。

阿巴贡　不像我所说的那么丢脸？什么？你是否明白它们可全都是我身上的血和脏腑啊。

法赖尔　先生，倘若真是您身上的血，可她也没有被坏人拐走呀。我也出身高贵门第，我怎么会污辱她呢？而且，我可以为我所做的事付出一切代价、作出一切赔偿。

---

[1]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阿巴贡　你这话我还听得进去。那好吧,还给我你偷去的东西。
法赖尔　先生,我保证您的声望不受任何的损害。
阿巴贡　这事与声望没有任何的瓜葛。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法赖尔　哎!您要我说吗?
阿巴贡　自然要告诉我。
法赖尔　这是一位神仙指点我这样做的。所以任何人都得原谅人们在他指点下所做的一切。当然,这里指的是爱情。
阿巴贡　爱情?
法赖尔　没错。
阿巴贡　爱情,爱情,你这爱情可真浪漫!竟然和我的金路易斯恋爱上了。
法赖尔　先生,错了,我并没有受到您财产的引诱。我不会见财害人的。我只求一件事,我要求您把我已拥有的心肝儿让给我,而我不会对您的全部家当产生一丝坏心。
阿巴贡　死鬼,你以为我会这样做?我决不让给你。你瞧瞧,偷走了我的宝贝之后还想独自拥有,这成什么话了。
法赖尔　您认为这事可以用偷来描述吗?
阿巴贡　不用偷描述,那用什么字?这可是我的宝贝呀!
法赖尔　正如您所说,她是您的心肝宝贝,且是您最心疼的。但是你把她让给我并没有失去她呀。我给您下跪了,请求您把这心驰神往的心肝儿让给我。要不然,这事是办不成的。
阿巴贡　不行,我怎么能让给您呢。简直是胡闹。
法赖尔　可是我们已经对天发了誓,保证双方互不变心。
阿巴贡　哼!什么对天发誓!什么互不变心!真是荒唐可笑!
法赖尔　但我们确实商量好,此生永远在一起。
阿巴贡　那你就等着瞧吧,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法赖尔　我们决不相互离开,除非死。
阿巴贡　你是不是爱我的钱都快发疯了。

法赖尔　先生，我刚才不是对您说了吗？我这样并没有受任何利益的驱动。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到您所说的那一层。相反，是一种比钱更为高尚的东西驱使着我下决心这样做。

阿巴贡　哼，你们都给我听听，天下哪有把因出于对基督的虔诚说成是窃取我钱财的理由的。但是我，头脑清醒着呢，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这恬不知耻的混账，法律会让你知道是非曲直的。

法赖尔　反正我已豁出去了，您准备如何处罚我就如何处罚我吧。但是有一件事您必须得信任我，那就是这事是由我一手造成的，该责怪的是我，而不是您女儿，她与此事无关。

阿巴贡　这个自然，还轮得到你告诉我？要是我女儿会参与这种违法行为，那才叫怪呢。但是闲话少说，你把我的宝贝儿交出来，你藏哪儿啦？快说。

法赖尔　我？她不是还在自个儿家里吗？我根本还没有带她走呢。

阿巴贡[①]　啊！我的宝贝匣子[②]！它竟然仍在这屋子里？

法赖尔　是啊，先生。

阿巴贡　行！那你现在对我说：你动过了它没有？

法赖尔　我，动过她[③]？啊！您说这话不仅污辱了她，也污辱了我。我虽然对她十分痴恋，但是我处处是真情实意，没有丝毫坏的念头。

阿巴贡[④]　你痴恋我的匣子？

法赖尔　我是至死也不会对她说我有这种非分之想。况且她也不会这样成全我，因为她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又洁身自好的女子。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轻轻地说，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声音宏亮）”。
③ 他把“动”误认为是和艾丽丝发生关系。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阿巴贡[1]　我的匣子洁身自好！

法赖尔　虽然我为她那诱人的眼睛所吸引，但是我并没有图谋不轨、破坏我对她的恋情。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天天见到她，那样的话，我饮茶吃饭才香喷喷呢。

阿巴贡[2]　我的匣子有诱人的眼睛！哦，听他一言，倒像我的匣子是他的情妇呢。

法赖尔　先生，这事还有克罗德妈妈知道，我们可以让她作证……

阿巴贡　什么？同谋犯竟然是我的女佣人？

法赖尔　没错，先生，就是她证明我们两个已订立了婚约。她是认为我这人老实厚道才助我一臂之力，叫您女儿和我私订终身的。

阿巴贡[3]　啊？他不是因为担心被上告才乱说一通的吧[4]？你怎么把我女儿也牵涉进来了，此话怎讲？

法赖尔　先生，我的意思是，我是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感化她的害羞之心，才得到了她的爱情。

阿巴贡　谁的害羞之心？

法赖尔　你女儿呀。但这事是昨天才决定的，她同意与我订下婚约。

阿巴贡　我女儿已和你订了婚约？

法赖尔　正是，先生。我也一起订了婚约。

阿巴贡　我的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麻烦事接踵而至！

雅克师傅[5]　先生，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

阿巴贡　真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啊！好，先生，该是您秉公执法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法赖尔）”。
⑤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警务员说）”。

的时候了。你现在就写状子，告他是一个小偷，告他是一个骗子[①]

法赖尔　我有什么罪？它们怎么会临到我头上？你们难道已经了解到我的真实身份……

第四场

艾丽丝，玛利雅，福罗希娜，阿巴贡，法赖尔，雅克师傅，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阿巴贡　天啊！你这不仁不义的女儿，我怎么养了你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女儿呢？难道你就这样来回报我对你的教育？你太没有眼界了，竟然会看上这样下贱的人？而且不经我的承诺，竟然与他私订终身？告诉你们俩人，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你们的结果是什么知道吗？告诉你们，就是蹲监狱、上绞刑架。

法赖尔　你怎么能意气用事就对这件事横下结论呢？毕竟你应该听完了我的理由之后才能盖棺定论。

阿巴贡　上绞刑架还便宜你了，依我看，你就该被车轮活活碾死才对[②]。

艾丽丝　（跪在父亲面前）哎呀！爸爸，求求您千万不要在气头上就作出结论，这样会把事情弄巧成拙的。您应该好好想想您要做的事情才对；如果您仔细观察一下使您气恼的人，您就会发现，在现实中的并非是他原本的样子。您知道吗？是他救了女儿一命，所以我才与他订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您一定还记得那次我落水差点被大海吞没的情景，正是他把

---

① 以一六八二年版本为依据，应该是雅克反复说：“（告他是贼手，告他是骗子）”。

② 法国对强盗施行的是这样一种刑法，即先把罪犯的四肢和胸骨弄伤打折，之后再把罪犯朝天捆在一个平放的轮子上碾死。这种酷刑在大革命时期被取消。

女儿从水里打救上来，所以是他赐给了女儿再一次生命……

阿巴贡　这顶不了什么。在我看来，他目前犯下的罪还不如当初没有救你出水呢。

艾丽丝　哦！爸爸，您就看在父女这一情份上饶了他吧……

阿巴贡　决不，决不，我不想听任何话，对他这样的人非动用刑罚不可。

雅克师傅[①]　哼！我被他打了几棍，现在总算让我出了一口气了。

福罗希娜[②]　这真是全乱套了。

第 五 场

昂色尔迈，阿巴贡，艾丽丝，玛利雅，福罗希娜，法赖尔，雅克师傅，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昂色尔迈　阿巴贡先生，你这么激动不已，到底这儿出了什么乱子了？

阿巴贡　啊！昂色尔迈，你瞧瞧，如今我成了这世界上最最晦气的人了。想不到我这儿变成了一个混乱世界，真让你扫兴这种订婚仪式！这下子，我可没命了，名财两利对我而言已一无所有了。看，就是他、这个内奸、混账东西竟然无法无天地混进我家充当一个仆从，却趁机把我的钱偷了，也把我女儿给骗走了。

法赖尔　我真不明白，你为何左一声钱，右一声钱的，对我吼什么呢？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你的钱。

阿巴贡　事实正是如此，他们俩人竟然背地里签了婚约。这种事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旁白）”。

对你，昂色尔迈先生来讲可不是一种光彩的事，所以为了发泄一下你心中的气愤，你应该上诉他，说他目中无法，该严厉惩罚才是。

昂色尔迈　既然我得不到女方的芳心，我又何苦强迫他成为我的妻子呢？但是凡是涉及到你我利益的事，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阿巴贡　这位警务员先生是位秉公执法的人，这可以从其谈吐中体现出来[①]。所以先生，你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上递状子，状子上应该给他扣一顶罪行恶劣的帽子才对。

法赖尔　从表面上看，我对你女儿的爱是体现不出来的。既然这样，你又凭什么上诉我呢？别以为我们签了婚约我就得上法庭，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到时等到你们知道了我是谁……

阿巴贡　放屁，你这种胡乱编造的谎话谁爱听？眼前像你这样扮演达官显人身份的人多的是，他们动不动就拿一个他人的、地位显赫的名姓用在自己头上以显示自己身世的不凡。这种人，真是死不要脸。

法赖尔　但是你知道，恰恰相反，我有一个脾气，从来不沾用他人的光耀，也不屑于沾用他人的光耀，这一切有关我出身门第的事可以由整个那波利作为证人。

昂色尔迈　别急！年轻人说话时口头应该紧一些，别胡说八道离题万里。在你的面前就有这样一个人，他相当了解那波利的情况，所以只要他稍加辨别就能看穿你所说情况的真伪。

法赖尔　（以非常高傲的样子把帽子戴在头上）对于人家的寻根究底，我根本就不在乎。好，你说你相当了解那波利，那你说说，你认识堂·陶马·达耳毕尔西吗？

昂色尔迈　这是自然，这世上也许我对他是最最了解的人。

阿巴贡　不管是堂·陶马也好，堂·马尔丹也好，我不会理会这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警务员，用手点向法赖尔）”。

些的[1]。

昂色尔迈　你就由他把话说完吧。我们倒要见见他能编出什么玩意儿来。

法赖尔　我想说的是，他是我父亲。

昂色尔迈　他？

法赖尔　没错。

昂色尔迈　够了，你别信口开河了。你以为你能唬弄人吗？还是再想一个理由吧，这样的事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法赖尔　你说话别口没遮拦的。我确实说的是真话，要不了多大劲儿，我就会让你们相信这件事。

昂色尔迈　什么？你还断然肯定堂·陶马·达耳毕尔西就是你父亲？

法赖尔　是啊，我有什么可以回避的。对任何人我都会这样承认这一事实。

昂色尔迈　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别紧张，你给我听着。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人，在十六年之前，那时一些贵族为了逃避那波利大乱期间对他们的残酷惩罚，被迫背井离乡，流窜到外地，可是很不幸，这一家大大小小全在海上遇难了。

法赖尔　没错。但是，你也别紧张，听我慢慢说。他们确实落水了，但是却被一艘西班牙船给救了上来，当时他儿子才七岁，还随同一个家人，眼前和你说话的就是那个被救上来的儿子。你给我听着，当时这位船长见我可怜兮兮，就动了恻隐之心，收养了我；并且以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培养我长大成人，我自从拿得起兵器以来就在部队里服役。在我心目中总以为我父亲落难了，想不到在不久前我听人说他还健在，所以我就四处寻找，踏上了这方领土。然而真是上天有意要成

[1] 以一六八二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他见到两支蜡烛被点燃着，接着其中一支被吹灭了）”。

全我们，让我碰上了这位美丽的艾丽丝。第一眼我就被艾丽丝的娇美容颜给震住了。我既爱艾丽丝又担心他父亲管得太严，无奈之下我只有以仆人的身份潜入她的住宅；与此同时我又派人帮我探寻我的父母。

昂色尔迈　但是就凭你这些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呢？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你所说的话的真实性？你莫非是想利用真情实事而乱说一通以奢求我们信以为真的吧？

法赖尔　当然有证据了，而且还举不胜举呢。西班牙船长、一枚我父亲使用过的红宝石图章、一只我母亲给我的戴在手臂上的玛瑙镯子、一位上了年纪的派德洛，就是我说的和我一同落水却被救上船的家人。

玛利雅　哎呀！听你唠叨了这么多，现在我也可以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我的哥哥。

法赖尔　你是我妹妹？

玛利雅　没错。自你说话之始，我就深深地被你这个故事所感动，要是我母亲见到你，肯定会乐得手舞足蹈的。她时时跟我说起我家的不幸。真是苍天有眼，虽然我们也落水了，但庆幸的是我们被救了，不幸的是救我们的是海盗，他们从沉船的破板上把我们打捞了上来。自那以后，我们毫无自由可言，作牛作马地过了十年才被转回到那波利，重获得自由。到了那波利，我们才知道，人家变卖了我们的家产，而我父亲又下落不明。之后，因为我母亲在热那亚有一些遗产，所以我们去了那里，只是这些遗产已差不多被瓜分光，所剩的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由于我母亲忍受不了亲戚们的残酷无情，还是再次告别那里，只身来到此地；但是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也是活一天算一天。

昂色尔迈　我的天啊！真是神的力量伟大啊！是您使人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您创造了奇迹！过来吧，我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为了父子、父女相聚而拥抱吧。

法赖尔　我们的父亲是您？

玛利雅　我母亲日夜哭泣而夜不成眠的就是为了您？

昂色尔迈　正是，我的女儿，千真万确。我的儿子：堂·陶马·达耳毕尔西就是我本人。有人把他从汹涌澎湃的大海中打捞上来，而且还保留了身边的钱财。这十六年里，他一直以为你们都落难了，所以在风风雨雨的日子，他打算娶一位温柔贤良的女子为妻，奢求这个新家庭能宽慰他。我是因为在那波利没有人身安全才决定远离他乡的。因此我变卖掉那儿的家产打算在这儿重置家业。我之所以改名换姓是因为我不想再使用那个给我带来灾难的原名，采用昂色尔迈只不过希望借以忘掉过去的痛苦和灾难。

阿巴贡[①]　你儿子就是他？

昂色尔迈　没错。

阿巴贡　我那一万艾居被他盗走了，所以我要借助法律的武器要求你赔偿我。

昂色尔迈　盗走你钱的会是他？

阿巴贡　没错。

法赖尔　这是谁说的？

阿巴贡　雅克。

---

① 阿巴贡在他吹灭掉桌子上的蜡烛和昂色尔迈一家人重逢这段期间，一边听人说话，一边演着哑剧。当时处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名演员杜麦尼亚就以扮演阿巴贡这个角色而一举成名。关于这场哑剧的描述是这样的：“为了避免观众在观看此剧时感到枯燥乏味和没有耐心，演员们就想出了这一招哑剧以博得观众的欢笑声。这哑剧的动作如下：在公证人桌子上摆着两支蜡烛，阿巴贡为了省钱把其中一支吹灭了。可是刚等他转过身去，手脚灵敏的雅克师傅又把它点燃了。阿巴贡一见蜡烛再次被点燃，就干脆把它拿在手里，再次把它吹灭。于是他两臂交叉地听昂色尔迈和法赖尔交谈，趁这一当儿，走在他身后的雅克师傅又偷偷地点燃了蜡烛。过了一段时间，当阿巴贡把手臂放下来时又再次发现被点燃了的蜡烛。于是乎，他又耐心地吹灭了它，并随之把它藏进灯笼裤的右袋。理所当然，聪明的雅克师傅第四次又点燃了蜡烛，就这样，火苗烧坏了阿巴贡的裤子，直到烧到他的手才发现蜡烛被点燃了。这一动作一直到他迫使昂色尔迈还给他丢失的一万艾居才结束。”

法赖尔[1]　你是这样说的？
雅克师傅　您自然知道了，我对这件事没有乱说过。
阿巴贡　是他告诉我的。不信可以看看警务员先生记录下来的他的口供。
法赖尔　您以为这件卑鄙无耻的事我会去做？
阿巴贡　不管你会不会去做，我管不着，我要你还我钱。

第 六 场

克莱昂特，法赖尔，玛利雅，艾丽丝，福罗希娜，阿巴贡，昂色尔迈，雅克师傅，阿箭，警务员和他的见习生。

克莱昂特　爸爸，不要再为此事落泪了，也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我已经知道了钱匣子落入谁手，但是要我还给您钱，您就必须满足我一个条件，那就是，让玛利雅作我的妻子。
阿巴贡　它在哪儿？
克莱昂特　我已把它放在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你不必为此操心，由我保管着呢。现在就看您如何作出选择啦：是让我娶玛利雅，还是把这钱匣子给您？
阿巴贡　你没有挪用它？
克莱昂特　没有挪用它。现在她母亲已经允许她自己在我们俩人之间作出选择，关键就看您是如何想的。您是否赞同她母亲的方法？您是否承认我俩的事？
玛利雅[2]　也许你还不了解，现在苍天不仅[3]赐给了我一个哥哥[4]，又赐给了我一个父亲，所以你取得我母亲的赞同外，还应该争得我父亲的默许才对。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雅克师傅）”。
②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克莱昂特）”。
③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对着法赖尔）”。
④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用手点着昂色尔迈）”。

昂色尔迈　我的孩子们，既然老天让我们重逢，怎么还会让我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呢？阿巴贡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她当然会选儿子，而不是父亲作她的丈夫了。得，我也不想说些难听的话，不如跟我站在一起，允许他们这两对新人吧。

阿巴贡　我非见到我的钱匣子不可，要不我不作决定。

克莱昂特　您的钱匣子安然无恙，您放心好了。

阿巴贡　但是我没有钱为他们举办婚礼之类的。

昂色尔迈　行！这事就不劳你操心了，由我为他们操办婚事。

阿巴贡　你出两门婚事的一切费用？

昂色尔迈　对，都由我出资。你意下如何？

阿巴贡　心满意足，但是你得为我做一件礼服让我参加婚礼才对。

昂色尔迈　没问题。碰上这三喜临门的大事，我们应该痛痛快快地闹一闹才对。

警务员　呃！先生们，呃！你们不用急着走：我给你们作记录，谁出费用给我？

阿巴贡　你作的记录我们根本不需要。

警务员　好啊！我可不会为你们白白作记录的。

阿巴贡　你是不是要费用？行，我把这人交给你，让他去服绞刑吧[①]。

雅克师傅　哎！我该如何才是呢？掏心里话，却挨揍；说谎吧，又得受绞而死。

昂色尔迈　阿巴贡先生，你就放过他这一次胡乱编造吧。

阿巴贡　好呀，那你给警务员费用？

昂色尔迈　没问题。赶紧把这三喜临门之事对你们母亲去说。

阿巴贡　而我呢，该去瞧瞧我这心肝儿钱匣子。

---

① 以一七三四年版本为依据，应添加“（用手点着雅克师傅）”。